5563.8
3123
v.4

恩波散稿

序
記
題跋
箴贊頌銘
雜著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息坡散稿卷之四

文類

序

李永而詩集序

洪幼仁詩卷序

洪老文集序

熊女畫屏序

洪君樂頹幼仁字序

大魁錄序

鄭君德均遺集序

924165

朴君洞玉遺蒙序
定雜錄序
記
潛在樓記
南園記
藥圃記
飯牛軒記
菊隱齋記
眉菴記
集勝亭舊址記

松溪大師浮屠塔記
太子神記
楮島記
遊道峯記
無夢菴記
愛吾軒記
海原公畫記
悠然齋記
御書閣記
觀世音像現瑞記

積石山記
遊丹丘記
遊金剛山記
寓農亭記
大一觀記
義士旌閭記
孝烈忠旌閭記
超然亭記
金仙臺供佛疏
題跋

題蘐應天萬古序後

詩壇聯句軸跋

書 御試策卷後

內賜禁煙事目冊子小識

書封邊疏本後

箴

四德箴

祝有年箴

贊

呂巖客過洞庭畫贊

紫雲山人真贊

睡室贊

梅月堂金公贊

畫像自贊

一九齋自贊

頌

伏龍可頌

生日不炊頌

觀耕圖屏頌

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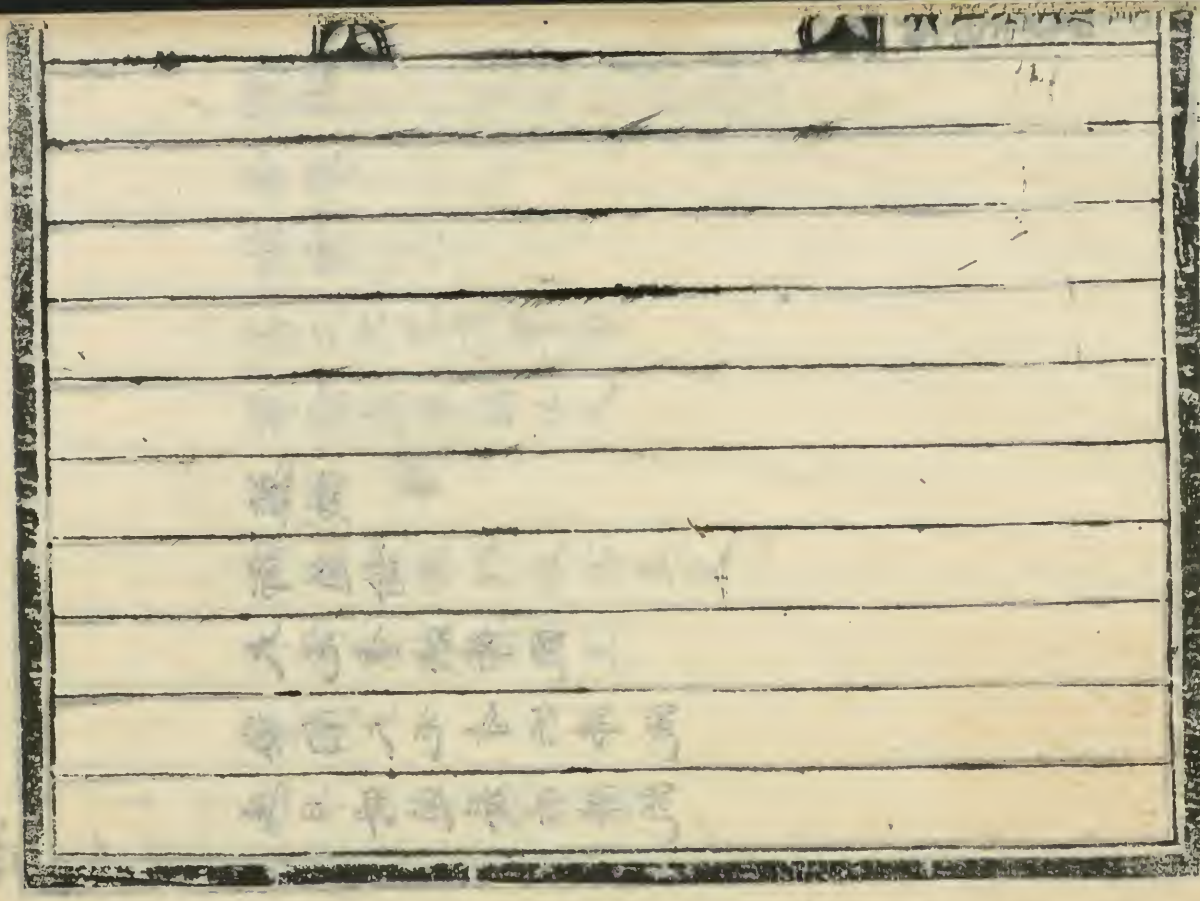
書丌銘
棋銘
一九齋銘
磬銘
瑞鏞銘
息坡銘

雜著

送疫神文
生日薦佛疏
白蓮寺佛供咒四募緣文

饒訟
食歌
棋喻
書二女兒復讐事
布諭應舉諸生文
策問
諭蔚珍縣鄉校儒生文
布諭應舉諸生文
策問
冠介子曾巖戒辭

生日修道菴供佛疏
海南大屯寺供佛疏
大芫寺供佛疏
師道論
雜識



恩坡散稿卷之四

序

李永而詩集序

人有嗜博奕而忘寢食人必笑其惑也然一朝以嗜博奕者移之學問人莫不愛之其忘於寢食一也而人之笑與愛不同何也豈非其用心之有大小歟余平生無所好獨喜遊山水攀巖顛俯深澗往往多歌危一蹉足可辭生死而猶奮身不知止客有從之者曰若山水固好矣比之死生則問焉子豈非惑乎余曰比干死於忠伯夷死於義顧其樂在於忠義而不

知其有身皆不可謂惑也容曰忠與義比之身而身
為小着山水比之身而身為大不可以大小同也余
惕然曰輕生死一也用之忠義為比干伯夷用之山
水為一妄人山水猶然況於貨利者乎夫天下之人
一心也而盜跖用之於盜仲尼用之於聖盜跖之用
其心如余之貪於山水仲尼之用心如比干伯夷之
樂於忠義用其心一也而為盜跖為仲尼者豈非其
用之有大小歟余友李君永而自弱冠癖於詩嘗與
余遊脫衣巾要與吟咏窮日夜不怠余不勝其苦而
永而獨陶然不知有他事詩固雅致比之貨利尚矣

然其用心之小亦不幾於博奕乎哉永而以其集要余為序余不暇論詩但知永而之用心於詩不幸如余之貪山水而忘死生故遂書其語欲使永而勿為人所笑庶兢用之大而復為人所愛也

洪幼仁詩卷序

漆消之女專以嬌治媚麗相尚嫫母無鹽之醜亦皆傅粉凝脂以為自悅之容而傭奴賈豎又從以見而悅之故竊窕貞信之女反為所棄或有三十而不嫁者然猶可以不改其志庶兢有媒求者而若浸浸效曲眉齲齒之態以求媚於俗不自知其終亦見棄

於君子也今之為詩者亦然操觚而唫囈者專以風花雪月巧為脂粉之飾以眩人目而獨余友洪君幼仁作詩皆平遠渾厚出於性情綽約有天然之姿不暇雕飾故世無知者反或疵斥而譏詆嗟夫今之詩其亦溱洧之俗也歟幼仁一日携詩卷訪余于南園之睡室仍論古今詩道相視一笑犂然而合幼仁使余叙其卷余竊悲世之為詩者皆自悅之女而觀詩者亦皆傭奴賈豎之徒也吾知幼仁之詩固有出世之音而其不見知於世不幸如三十而不售者或恐誘於俗習不保其初反欲求媚於俗而不知其終為

君子棄也遂書而示之使幼仁白首而死空閨終不效曲眉齲齒之態也

洪老文集序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蓋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嘗試論之老氏之道專以保嗇為主而其言多玄深幽遠不欲明其本體異儒氏明言以日用應行之事故學儒者常多學老者常少學之多者其道常顯學之少者其道常不顯故世所謂學老氏者如申韓之儉約黔阮之清曠魏伯陽淮南子之求仙皆假借其用而未有得其本體者也

夫得其本體者一其性養其氣處於不淫藏於無端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其功自可以延年而不待其補
導之術也黃帝修道年一百一十歲閔令尹善內服
精華隱德行仁至流沙西莫知所終況老子隱居周
谷年數百歲不知所之此數人者必有得其本體者
而事不載詩書故學儒者遂以老氏本體為空虛無
實而學老而假借其用者亦無以自明夫以學之少
者與道之常不顯方且假借其用而不能自明則老
之為儒氏所紿者余以為可矣然學老者尚不能自
明學儒者固未可知矣而徒以為空虛無實紿之尤

力者余又以為不可也嘉靖中有洪老者滑稽善文辭與金時習南孝溫為方外交八十始娶妻生子年一百六十歲歿或云八妙香山不返今其裔孫益九裒集其遺文數編余讀其文清遠絕俗類有道者且觀其跡必有得老氏本體者遂序其集欲使儒學之緇老者雖不相為謀亦不必緇之以空虛無實也洪老諱裕孫字餘慶號篠叢南陽人以年老時人稱為洪老云

熙女畫屏序

古之君子如霍光之忠誼而終不保其令名或說其

不學無識失於齊家以致其禍然余嘗謂晉之謝安可謂當時之名士清虛高曠泊然少榮利之心方其固守東山必不欲仕亂世矣而其妻劉氏有艷慕富貴之意安謂恐不免耳而終亦出世爲桓溫之所害夫以安之志終有以失其所守令夫讒光以不學無識失於齊家者過矣嗟夫丈夫之心若無足以婦妾爲累而夫婦之際至近且切有可以移其心以其妻之不賢而終有使君子失其志者嗟乎其爲人妻之難也余年十六生女性頗淑慧今余年三十而女已及笄將爲人妻爲父而欲其子之賢無男女異也

遂命畫工圖冀缺老萊樂羊鮑宣梁鴻吳隱之六人者之妻之事列之于屏可以朝夕瞻觀目寓心警女而窮苦不苟慕富貴如老萊子之妻使夫子無謝安之憂女而榮顯能自持清苦如吳隱之之妻使夫子無霍光之譏凡所以克敬克順以承君子之志使君子進退而無所失者皆余之望於女而亦不無為婿者之所可戒也歲戊子十月既望南園翁被酒書于終南之下

洪君樂顏幼仁字序

仲尼稱以仁稱人稱伯夷曰求仁得仁稱比干微子

箕子曰殷有三仁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而門人
如雍由之賢皆曰不知其仁獨稱顏淵曰三月不違
仁仁之稱其未易也雖然其稱伯夷與三人也論其
心之不失乎仁其稱管仲也論其功之延乎仁苟求
其延仁就不可稱仁而其稱顏淵也舉仁之全體而
論之仁之稱未易而顏淵之稱仁尤未易也雖然管
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澤洽於天下而顏淵陋巷
之一儒子耳一簞一瓢樂夫子之道顧其心雖有工
於仁者志氣才力若無足以致管仲之功豈夫子稱
仁薄於管仲而厚於顏淵歟雖然顏淵問仁子曰克

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請事斯語而子又稱其不貳過夫子之告人問仁者多而告顏淵者異焉非夫子私於顏淵而顏淵之為仁不貳乎其過也使顏淵為管仲亦將舉天下歸仁其於一匡何有哉雖然古之君子如諸葛孔明方其隱居求志苟能慕顏淵而求仁出而用之又何有於管仲乎而區區欲自比管仲無一言慕顏淵者何也嗟乎其顏淵之仁未顯乎事功也余友洪君名樂顏字幼仁蓋欲樂顏淵之道而求其仁若將克己復禮不貳乎其過而幼仁年少有功名意方欲舉天下歸仁又

何論於管仲哉雖然仁之道與天地同大顏淵之仁得其全體而差不及焉仲尼之所未稱於諸子而幼仁遽以字稱之吾知其未易也然則使幼仁雖未得為顏淵其將為管仲之仁乎吾不得以知也但余慕管仲而有孔明之志欲幼仁之知仁之未易稱而顏淵之仁尤不可易稱也

大魁錄序

漢有對策唐有明經宏詞之目宋有制科科之制備矣漢史書對策第一唐制重首選至宋尤重壯元神宗至有焚香之祝士之居大魁者天下榮之故呂蒙

正誓不作壯元不仕胡朝嘗謂應舉不作壯元乃虛生也二人者負才尚氣竟如其言而其志小矣士生三代之後不得不由科茅以進而亦當自期以過人之業豈以數寸之管盈尺之紙求合於一人之見較計其勝負而自以為能哉雖然角觝者裸身臨戲場奮力勵氣屈數百曹偶嵬然自居雄傑而旁觀者亦快之彼士之咀嚼呻吟辛苦腐毫者一舉而冠群儒其一日愉快於心亦角觝類也國朝重魁科余少為舉子業妄有呂胡之志幸而得中既而閱國朝榜目名士大夫由魁科進者前後相望而事業名聲爀爀

在人耳目余既慕之至於奸凶小人又未嘗不慨然憤嫉也遂録國朝以来魁科特就其卷首別為名目彙分而類書之道學如李文正公姦邪如金安老録以為例以寓勸懲之意而其餘湮没無稱不與首録者亦可以為戒也顧余不才既無以用於世將以退士歸湖上持卷以耀父老比如一勝戲場者至白首吃吃誇鄉里少年固不足論而庶幾後之魁科者尚有監於斯卷也

鄭君德均遺集序

始余年少欲學古人所為文章欣然慕其風流神彩

窈窈求型範若可以彷像且求近世諸大夫號能文者諸集而讀之其文尚流麗謂學廬陵尚縱橫謂學眉山尚醇雅謂學曾氏尚嚴密謂學王公尚矜持奇濫謂學弇園諸人比如埏埴者為甕鎔鑄者為鉶皆從其範圍規度各為形嘗謂文章技耳亦如斯而已既而與鄭君德均交德均素寒微生長委巷而以文名為繩墨平正淋漓通達但其所學汹然莫見其主適余嘗以不得其風神貶之德均笑曰風神不可力致古之善效人者獨優孟之於孫叔敖能得其神不在其衣冠也今人欲效仲尼入公門升階必欲其翼

如躓如不兌其跌蹉顛仆惟其積中發外各自致其
風神若吾積小其發宜無以動人但不欲強學襲躓
而跌顛也余喜其說而以善辭笑之晚益有覺始知
延世所謂為麄為鋼者泥守型模皆不得轉運之妙
徒見其苦窳破碎而竟無用德均雖不能為麄鋼陶
而尚可為靦罌鍊而尚可為鍾鉢又豈可小之哉德
均謹拙不求世世亦無愛才者白首老上舍不得一
命晚歸廣陵海上等屋扁百迂要余記之文未成德
均已逝亂君進士以遺集屬余序余延不喜為文久
未就適余南遷過登南原之廣漢樓德均所嘗遊尚

憶自南歸誦其詩使余聽之想像其眉宇爽朗不禁山陽之思謫居牢騷追思文會跌宕諧嘲笑戲今何可復得此樂也仍書其所嘗與論文之語序之欲使後之為文章者知風神之不可強學先以德均為師

朴君洞玉遺藁序

師道久廢世所謂先生尊子類皆循名畧實先生無教人之德以地閥自尊尊子無志學之誠以寄托為榮梦梦稱先生尊子假飾義理聚淫朋引邪黨為世道害者多矣始余少時聞徵士漢陰金公學問宏博言議公正扶大義聞奥理蔚為一時儒宗而為湖西

一流所詆毀即其詆毀而尤可以知其德心嘗歎服公亦因門下士欲見余而余方縱放為樂不肯就繩墨且見托名公門下者亦多浮虛無實恥與共學竟不欲一造門聞公聞余意莞爾笑之蓋知余猶偏而不深非也未幾公歿猥以賞心之義一哭公靈凡公歿十餘年世道日漸潰裂每誦晦翁士流先亡之語未嘗不痛恨也及余南遷瀛州州人朴上舍舜玉訪余鵬舍一見已知其端方醇雅聞其為漢陰門人以其從弟洞玉遺稿示余洞玉亦早登上舍同師共業不幸夭歿者也其稿不以文詞為飾實得超詣之見

往往令人吐舌若其天人性命道器分合之大原探
賾徹奧歷論千古嘐嘐尚友言論辯折无嚴於淑慝
是非真可謂篤志實學之士非俗儒假名托跡之比
也京洛士大夫子弟從長者遊未見其篤志實學如
洞玉洞玉窮海一寒士耳而見其先師之期望許與
於講討問答之際有可知也惜乎使余早知長者之
門有如洞玉者從學豈不樂與之相益於函丈之席
哉洞玉年未強仕而歿哀哉尚可觀假其年又當何
如而時運亡哀斯文已喪俗儒之虛偽相尚者類皆
鴟張宜乎洞玉之如鸞鳳者閟栎湮沒也余與洞玉

年相延生並世而始不知世有洞玉今於蠹簡塵箱之中有得其意氣而嗟嘆之士之難於相遇如此使洞玉有知必悲其生不相遇而從古志士湮沒如洞玉竟不遇於千載之後者又不知幾人洞玉之死而有遇於余亦可慰歟悲夫舜玉甫要余以一言題其稿遂書余所嘗恨於師道之久廢以表長者門下亦有篤志實學之如洞玉者云

定辨錄序

定百年之是非辨一世之忠逆此定辨錄之所以作也黨習之痼人心術久矣是非易定而偏心世於護

私思迸可辨而俗情易於被誘漸至於彝倫斁絶亂
迸踵生蓋未有窮本泝源之論劈破其頭腦
余自弱冠粗知著目於是非忠迸之判閱歷三十年
而丗變無窮自余立朝始不量力前後屢上章意在
拯救比如防水隨塞隨決初謂一撮之土可以少塞
稍殺其勢欲返平穩之流而竟莫回其激湍奔波之
亂潰橫嚙丁未一疏蓋亦祝艾於滔天之秋略泝亂
源深冀其更無潰嚙而稍来渺然之身復為驚濤之
所盪擊力盡身疲今不可復言矣余嘗記數十年耳
聞目見有関於丗變者聊窩定是非辨忠迸之義而

編未成及余南遷僦居窮寂更加鉛槧為上下二編上編用史例簡嚴下編凡余自少聞見諧嘲笑戲之事一皆書之有可以參見互考欲使人窮泝而反覆之或可免其墊溺而懷襄之勢漸至潰決誠莫測其涯岸亦恐此錄之為空言可悲也已或謂此錄嫌於私史昔在 宣廟時李文成公為 經筵日記是時黨目始分言議橫激公欲至誠調劑而賢邪可否之卞俱在記中不以私史為嫌當時若有大義之關係忠逆者亦豈不極言辨之哉仰厄作春秋亂臣賊子惧而予曰知我罪我此不敢妄引而余嘗以館職參

帶春秋記注為録亦不太僭要備史家摭採以俟百世公見若余之欲消黨禍反被希合黨人之謗後必有卞之者戊申陽復日一丸退士書于瀛州海上之謫廬

記

潛在楼記

諸葛孔明孔北海皆以奇偉豪俊之才傑然為一世之宗而獨恨北海不能晦跡韜光與孔明共隱及先主三顧而出而可以匡復帝室雖非先主亦可以終保其身矣而顧其志氣太鋭落落有難畜偃蹇袁曹

種花木穀十種凡松一竹穀十本槐三柳一栗五柿一櫻桃二甘菊穀十本蓴菊一架於是主人沈子以醴酒椒漿酹于南園之神而告之曰仲尼大聖而不能行其道孟軻大賢而不能行其道以聖賢而不能行聖賢之道者皆不幸而不遇於去也夫園之為道也順承雨露資生草木以施厚載之德而園之廢久矣塵埃之所塌積鼠狸之所竊伏而不能行周官九職之道者吾知其不幸而不遇於人也一朝而滋養名花嘉木為詩人韻士遊宴而吟咏者吾知其幸而遇於人也雖然園有遇人而顯其名者如石崇之金

谷李德裕之平泉而數人者皆豪富甲於世貴勢加於人天下之人皆歆慕趨附遠方之珍松怪石異草奇卉無不畢至而園於是顯其名今南園之主人貧如原憲窮如阮籍世無有知者園何得以顯其名乎然則園亦可謂不幸而不遇於人也雖然石崇李德裕之富貴可謂遇於世矣而誅夷竄謫卒為人笑原憲阮籍之貧窮可謂不遇於世矣而清曠閑放獲全其性吾將烏乎取乎今夫使南園而有金谷平泉之名則南園之主人其必不免於數子之禍矣園亦宜以無用之名貽實禍於主人哉且所謂遇者謂行其

道也不遇者謂不得行其道也名何與哉仲尼孟軻之所不能行者而園獨能行之園亦不可謂不幸而不遇於人也既以告於神退而為記

藥圃記

神仙傳多服藥而仙者僅佺食松而仙封君達食水銀而仙康生食菊子而仙毛女亦食松而仙是果仙者匹夫匹婦無不得仙矣古之帝王如秦帝漢武何不求之是而汲汲於蓬島沉灘終不得仙何哉余居于京多病喜服藥日啖蒼术而目眩玄黃耳亂溷哇腸腐於膏腴精神勞於榮辱三年而病益深及居

于野無玄黃淫哇膏腴榮辱之害於性而日親書史倦而瞻覽則聞鳥聲市遠無滋味朝夕之供只麥飯山蔬而已日食茨苓一兩數月而病忽痊髮潤身輕乃於所居室後拓地十畝種上藥百二十種每至春夏之交扶竹杖往來手植其根而因採服之髮益潤身益輕而病又益痊矣因而笑曰秦帝漢武之求仙如余之居京而服藥僅佺封君達康生毛女之得仙如余之居野而病痊若使秦漢之君脫然棄萬乘之榮而深入山中如僅佺數君子安知其不得仙哉嗟夫萬乘之君不能得者而一匹夫匹婦足以得之吾

知萬乘之尊不如匹夫匹婦也雖然仙人不可得而學服藥無病物無以累於心者亦可謂仙也辛巳春

紫雲居士記

飯牛軒記

余學琴于伶人禹伯道三月而不能得其聲伯道曰琴固小技也而不專于心則不得也今君一彈而有江湖之思再彈而有君民之志絃與指忘指與心忘此無異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琴固小技也而恐君終不能成也古者百里奚飯牛而爵祿不入於心故牛肥蓋飯牛以菽豆牛之肥只在於菽豆之多

少而固無關於心然乃以爵錄之不入於心而牛肥
琴雖弾之以指宮商律呂之間而以用於心者非特
比飯牛而已此言真有理也朴君孟吉躬耕于東峽
之漣川買黄牛一隻飯于草木之間吾知孟吉非以
物累心者然竊戚賢人也而白石之歌猶有不能忘
者今孟吉居京師數十年欲交當世傑士以求其道
一朝而不得意攜妻子入深山叩角而行亦豈獨無
心哉余觀古之人有以求至道比猫之臨穴捕鼠蓋
謂其專誠而致意無以大小異也孟吉能放形物外
無所經其心春田綠草上下而叱牧牧一心貫然

如猫之臨穴牛之肥不足言也推之於道亦安知其不得也遂書以記其軒因爲余學琴之戒

菊隱齋記

夫隱者必取人之所不知者故古之隱者多隱於山海屠釣以埋光鏟采不然何必棄駟馬華蓋自窮苦其身哉余友廣陵李景容自號菊隱蓋古有比菊於隱逸者然文章之士多發於吟咏揚揮其美執筆者皆知菊之爲美而京師之俗愛菊如洛陽之牧丹菊固不可謂隱矣余以是笑之景容曰菊譜有三十五品余觀世人之知菊者多以繡毬鄧州白玉盆銀盆

為奇列之甲第名園者多矣獨甘菊不為世知散落於山野之間獨有陶淵明謝希逸知之菊豈非隱乎余居上舍三年朝藏而暮益無所知於世退居于野手種甘菊百畝日嘯咏其側既而忽菊我矣余之自歸菊隱者豈非歟余又笑曰菊雖不為世知陶淵明謝希逸知之則不可謂隱矣子雖無所知於世獨余知子則不可謂隱矣昔余遊深山中見一異花在巖谷間如海棠而色淡有香樵夫牧叟亦不能辨余因而感舊古之隱者如巢父許由可謂隱矣而堯知之巖子陵可謂隱矣而光武知之綺里東園之類亦可

謂隱矣而名不能逃於世獨如荷蓧丈人者乃能無傳其姓名比真隱矣花之發於巖谷不為人知其亦丈人之流也歟若其名為隱而為人所知如花中之菊者皆不可謂隱也雖然予為甘菊吾豈不為淵明希逸哉景容笑而不能對遂書以記其齋辛巳春記

眉庵記

天之生人授之以耳目口鼻各有職乎視聽甘羶而聲色臭味為喜怒哀樂之本也獨有眉若無所用於人者及聲色臭味為耳目口鼻之邪而喜怒哀樂反為害於人而眉獨不與於聲色臭味喜怒哀樂之亂

則耳目口鼻之各有職孚視聽甘羶而為用於人者反不如眉之無用於人也如古之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教民以禮樂刑政有用於世而巢父許由以一瓢為煩而去之者若無所用於世然及禮樂刑政之為樊如權衡斗斛符璽之益而桱而以一瓢為煩而去之者獨無所為害於世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為有用於世者反不如巢父許由之無用也今上含白君居于野去無知之者散浪漁釣偷然若無用於世夫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其所以教民而為用於去者反為害於後世則顧今世所以教民而為

用於去者不特為聲色臭味之為弊也此豈非白君之自號眉菴者歟噫白君吾先子之所許也先子嘗為君記之及先子歿而君以遺文歸余一日布衣草屨騎黃犢訪余于坡山曰先公嘗為我記菴子何不繼以記之余涕泣不敢辭略書數語以明君之無用於世者學巢父許由而如眉之無用於人辛巳上元青松沈樂洙記

集勝亭舊址記

泛漢水溯流過西湖之龍山湍淸田滙黝然為溪潭有巖斗起而抑水上可以置田數十畝傍有老杉數

株森然如兕物護持者維我鈍菴逸齋二祖之所居
集勝亭遺址也謹按故事鈍菴公以弘治乙酉及第
事三朝位至上卿晚有退休之志等真西湖一時縉
紳先生如退溪李文純公栗谷李文成公朴思菴林
石川諸公皆以詩嘆美之公歿而逸齋公繼先志不
求仕宦蕭然居亭中或乘木馬往來江干見者皆望
之如神仙詔使金陵朱公之蕃嘗登亭嘆曰江山之
勝直與洞庭之岳陽爭雄遂題巖壁曰西湖第一集
勝亭亭於是擅其名而及公歿史氏書曰西湖處士
沈某卒蓋以公之居西湖也余於甲戌春過遊西湖

乘小艇至巖壁下見朱公所題字畫皆宛然不蝕遂緣崖而上至杉樹下彷徨四顧慨然想二祖之遺烈而不能去也北望華山出没雲煙皖皖如蛟龍之起伏其南則冠岳清溪諸山委蛇宛轉若存若無東俯漢水島嶼渺茫岸樹汀林隱隱於數十里之外西望海門碧波茻天浩然有博望乘槎之興遂喟然嘆曰嗚呼此吾二祖杖屨之地也昔之亭榭池臺為名儒鉅公遊賞而吟咏者今為寂寞之荒墟矣而二祖之懿德清名蔚然記載於國乘尚使數畝之遺墟至今為村人之指點者吾知其江山之幸也雖然余恐陵

谷変遷朱公之書泯然無徵退溪諸先生之詩雖有可考亦莫知茲地之為舊址也遂謀記石而藏之使百世之下野老田父耕耨而鏗然得一片石尚可知古之賢大夫所居之地也此又江山之幸也遂作歌而係之曰

山之高兮不可削水之深兮不可涸山可削水可涸兮集勝之名不可易

松溪大師浮屠塔記

松溪大師月圓居醴泉寺講道之三年兩眼中忽生舍利珠放種種光如百千日越翌朝涅槃遂茶毗于

寺南玉華之洞將為浮屠而藏其珠其徒寶雲謁余而言師之心其在斯矣請為文記之余曰汝所謂心者其有始乎其無始乎吾不知其始亦安知其無始也其有終乎其無終乎吾不知其終亦安知其無終也方其斂而藏於方寸之內若有形矣而眇然如不足吾亦不知其有形也方其散而遍於十方充塞若無形矣而充然如有餘吾亦不知其無形也雖然由法而生種種心生由心而生種種法生心法合處吾知其心之所在而寶氣融結發而為光明之珠此汝所謂心其在斯者歟雖然法無往而不通心無往

而不在大而在日月星辰小而在龜石沙礫今汝猶然以一尺之珠乃謂之師之心不亦惑歟今夫雲起於莽蒼之外而遍於山澤之間融洽之液油然為一霆之雨而霍然而消而降然之氣猶在於天地之間而不滅指一勺之行潦而以為雲之氣不亦惑歟夫雨者由雲而生而方其為雨也吾知其是雨而非雲也珠者由心而生而方其為珠也吾知其是珠而非心也雖然珠之所由生者心則晃昱之光震動衆心使其感悟真性者吾又知其是心而非珠也雨之所由生者雲則沛然之澤使草木欣欣然發榮者吾又

知其是雲而非雨也自其始而觀之心為珠乎雲為雨乎自其終而觀之雨為雲乎珠為心乎自其無始無終而觀之心為珠而珠亦為心乎雲為雨而雨亦為雲乎皆吾之所不知者也盍亦以法觀之法亦無始無終焉已矣遂為之頌而係之曰

比如天之大無處不蒼然人有井中觀自謂天在此不見雖不知見者猶可知宣獨大為天小者亦為天以見推不見其大不可窮繫彼數層塔亦一井中天不能超色界但知目所視嗟爾所不識亦如己知者以知求不知亦可知不知我願一切衆因悟無上心

太子神記

辛巳春余自坂山將向京師至高峰之驛舍見一女娃美姿貌衆男女圍亟頂禮余怪問之舍人曰此太子神能言人禍福不遺也余戲之召問其術娃曰昔晉太子死於新城其神降于巫能作語空中此其祖也其後以神降而能語者皆謂太子神今降於妾者牙山縣白石里崔進士女年十六而死者其靈異不可言也請為公試之遂仰空嘻嘻曰太子閻氏降霊俄而虛空中倏倏有聲娃且拜且號若有祝祈祝者忽聞嘯呼嚶嚶若語若詈曰公年二十三歸為紫雲

居士者也公其意廣而才踈者歟旣然有濟萬民之心而不能資其一身公其志高而性偏者歟篤然有慕千古之心而不自得於一世翱翔雲路置之朝廷之上則無所用其才低佪丘壑委之草莽之中則無所容其氣慕孔顏仁義之術而遺外繩墨喜佛老玄寂之道而貪戀酒色所嗜者文詞而文不如質獨不見青黃之為采乎所喜者言論而言不如默獨不見口舌之為禍乎福者人所取而禍倚於福禍者人所棄而福倚於禍吾為迷人駭予度其生而已公亦足以自知之復何言也雖然公不見夫物之剛者乎剛

則易析公如知斯吾知免矣遂復倏倏作聲曰去矣去矣不復見矣去之降矣人不淑矣言已盡矣毋相忘矣余聞而異之雖知其誕而言亦有中理者遂記其語以自戒

楮蟲記

士之抱才咒而急於功名者或有事業之過人而考其出處鮮有能得其正者如楊雄之事王莽狄仁傑之事女主雖有文章勳績而終不免為後世之所笑故古之君子有不以事業為難而尤難於進退之際此仲尼所以獨許於顔子也余嘗因是而私竊惟念

天啓中光海主政亂彝倫斁絶維時我先祖晚沙公
退居廣陵之楮島歛跡江湖若將終身於樵釣及
仁祖舉義羽儀明時既而歷事　三朝位至台鼎蔚
然有偉烈之可考而先輩稱公之德輒言公退居之
時豈非古之君子之所難尤有難於事業者歟島中
尚有公所居舊址余欲一尋其遺躅而不得也庚辰
秋余自驪江維舟下三田渡忽見斷岸千尺斗入江
中舟人相語以為泊楮島余遂捨舟登岸問其遺址
村人尚能指為相公址有一老夫自言其祖以善釣
魚為相公所愛指洲渚之小石磯曰嘗聞相公垂

釣也引余至遺址余自彷徨感慨夫亦不能去也島
中有舊田數十頃因思余家貧將欲躬耕島中遂謀
所以經理上二田五頃宜大麥下一田三頃宜胡麻
木綿北崖下水田七頃宜早稻秫渡江而東沙田五
頃宜蕪菁西果可置小漁艇往來耕耘也嗟夫余將
治中車手執耒耜眡然為島中之一老農島之民尚
亦知古之君子之後也

遊道峯記

丙戌四月望日余從二三子遊於三角山之東道峰
之下是夜天清月朗水流山空相與彷徨於庭宇之

中喟然而嘆曰悲夫此靜菴先生遺廟也吾聞先生
嘗愛此山公退之暇往往命駕遊息先生之意必欲
築室其中以賞山水之樂而除遇明時蔚然有君民
之志不忍棄歸終為小人之所害雖其遺風餘韻尚
在杖屨之地而空為志士之感而已使先生而歸老
於此終為滄山之逸民雖有袁貞之奸亦安得害之
哉嗟乎以先生之賢尚不能保其身今之有意當世
者噫嘻亦安矣若夫貪戀富貴知進而不知退殉於
利欲而不顧其身者又何足論哉諸君子尚亦有感
於是者願得佳山水相與結社而終老其中矣遂作

歌而歌之曰士生去兮不可容苟可容兮途有窮惟彼青山之不相妨兮可相從歸来歸来兮山之中粤翌日八水落山中訪東峯金悅卿舊蹟相視泣下而歸同遊者六人李慶而奎景李德輝珷吳克卿載紹崔成之履亨李永而奎昶與樂洙也歷遊道峰之玉泉菴又宿水落之石林寺二日得詩各大小十數篇是月二十一日南園居士記

無夢菴記

始余年十七八放蕩喜風流私一女娃既而別而黯然思之夜夢輒見雖欲不夢而不得又好投壺日與

人約矣賭勝兢至忘食夢又輒紛然爭賭也忽自顧而歎曰商高宗夢傅說其精神之發於宵寐者切於求賢矣而今余之誠之所發不過在邪色薄技而已此其聖狂之辨而賢愚之不同歟嘗以是言余所好釋子性宇者宇笑曰公言是矣高宗之夢在於求賢公之夢在於邪色薄技固有賢愚之間然此猶儒者之言也自吾佛觀之商宗之夢亦與公之夢一而已矣夫人之為心寂然無物湛然無累方可與造物者參而不失其性一有以參錯於其間便非真矣公不見夫水與鏡乎水者至清而鏡者至明方其水之清

也人有以梏之或濯以纓或濯以足梏之一也又何論其纓與足乎方其鏡之明也物有以亂之或照以妍或照以媸亂之一也又何論其媸與妍乎夢者心之所想也心有所想必有以梏之亂之又何論其聖狂賢愚乎我吾佛不然其覺也無思其寢也不夢不自知其覺而覺亦夢也不自知其夢而夢亦覺也古所謂至人無夢者此也由此言之商宗之夢亦與公之夢一而已矣余聞其語雖非吾徒之所信服而亦可知為佛者之妙也五臺僧錦察為菴曰無夢求余記之余不暇作而顧其意亦必有與性宇同者遂書

其語與之又使性字一往卷中共論無夢之妙以發其未盡發者

愛吾軒記

生而跛且矮者與美容貌者立而自視未嘗不惡其形之陋而愛人之美然一朝有以神異之術易其容顏而赴之水火彼必盤跚蹩躠而走唯恐其追之也此其知猶能自愛其身也今夫去之人見人之富貴皆決死生之命汲汲然求之苟可以得其所欲相與爭奪而擠陷終亦至於殉身而不悔猶然以物欲之累易其性命之正其不為跛矮者之所笑幾人哉雖

然此固不足論也古之有志之士如賈誼鼂錯之類
嘅然慕皐夔伊傅之功業呴俞以禮樂仁義之說數
干其主欲樹立不世之功於天下而或終不得志悲
鬱憤悶自傷而夭其身或謀國家之安危而身先誅
戮雖其志與夫殉利者不同而其以物易性一也又
惡辨君子小人乎哉余嘗恨數人之知不如跛矮者
之自愛其身也余友李君平瑞箬室於城南之小洞
取陶淵明詩愛吾廬之意而為軒曰愛吾嗟乎淵明
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吾知其衡宇土室人所不堪
而淵明夷然自愛乃能無華屋之念此其志必不在

利欲然淵明非隱者亦豈獨無意於世哉使淵明出世而干有賈生之憂罷錯之禍雖欲愛其廬亦不可得矣而為長吏八十餘日眷然而歸息交絕遊偃息蓬廬自以為自愛其廬余以為淵明之愛其廬乃所以愛其身而淺丈之人未有知其深意而發之者也今平瑞恬淡有雅操數架之屋比之衡宇土室不已侈矣觀其志庶亦不以利欲動其心且由科第再為諫官而不出仕進豈其志亦或不在於功名者歟吾未知平瑞之愛其軒亦能如淵明之意則可無愧於跛矮者之自愛其身也南園居士記

海原公畫記

余從李君輯圭得海原公墨畫花石翎毛凡十一幅一巖石上石竹花方開野鳥棲其下舒翼縮頭若睡者一鳥在花草中將欲仰啄其莖者一枯竹數本二鳥棲其上一則低頭啄茹一則開喙如嚶嚶啼兩翅聳然若將飛者一巖石間白頭翁草有鳥自巖上垂頭啄之者一洲渚間蘆葦花發水鳥立其中啄其花者一老梅樹直枝二橫枝一花蕚已開者四方欲吐開者二未開者三鳥坐橫枝上棲羽天邊莽蒼有上弦月者一古槎挺出一弱枝鳥以兩足着枝裊裊倒

懸者一林石間草虫行走宛宛者一雪中古木枝枝
皆垂玉白鳥一隻飛来坐其上者一黍苗垂垂方熟
鳥来啄粒者一海濤中砥柱水洁噴雪青鷹低頭坐
其上若窺省水底者一大松樹有一枯枝駕蘿蛮地
兎伏其下鷹坐枝間下視欲搏者皆極其妙海原公
諱某號葵窓　宣廟王孫海原其爵號也嘗聞公喜
詩善隷書又善畫花石翎毛世或謂三絶而畫其尤
絶者也不喜狗馬聲色泊然無芳華氣一時名士大
夫皆北之於河間東平至今人皆稱之余於公為外
裔李君卽公之玄孫也與余相好一日閲書于其室

見是畫奪而取之余不知畫而亦能知其工嘗示余族祖以畫名世騅為玄齋者一見知其為寶以為千金不易也余遂匣而藏之或恐不能久傳遂記其畫使後人雖或不見亦如見畫且寓慕公之意

悠然齋記

余有幽鬱之疾憂愁感傷不能有一日之樂久而疾愈甚醫者曰審子之病非有寒暑風濕之為祟也心有所憂如絲之縈如繩之結積聚為疾將至危篤不可以藥石鍼灸治也子令坐於堂上遠眺雲天延矚園林目之所寓是種種相去者是雲飛者是鳥縈者

是花頑者是石礙者是墻通者是空境與眼會眼與心會及至妙處幻然相忘方是時也雖以湯鑊置於前斧鉞加於後不自知其為憂其心融融乎自樂欲言其樂而且不可得也此所謂無心之術余嘗得之於異人子其試之余用其術數月而疾已瘳因忽自思曰天下之樂無窮而未有全其樂者人皆樂其榮而辱則憂人皆樂其得而失則憂賢者樂其道之行而道不行則憂不肖者樂其利之專而利不專則憂由此言之天下之人無賢愚貴賤計其百年之內憂多而樂少未有無憂而全其樂者矣今余之用其術

非特為療其疾而已用之不已亦豈以幾乎無憂而自全其樂矣遂優然自謂得人之所未得也及讀陶淵明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既而又曰此中有真趣欲辯已忘言余想淵明植杖帨中手採菊而目見山方是時淵明之心不知天地之為大日月之為明直與造化逍遥於無極之外睢睢霸天地之事盡萬物之變而淵明之心固未嘗不樂也嗟夫淵明亦豈無憂者哉方其屈於五斗之米啜然而歸頗其心必有不平者矣而觀其意氣自適少無憂傷悒鬱之意豈淵明先用余所用之術無憂而自全其樂者歟余

友李君慶而僦屋於南山之下榜其齋曰悠然慶而之意若有感於淵明者余欲使慶而知淵明之意先用余所用之術而天下之無憂而自全其樂者未有過於無心之術也南園居士記

御書閣記

聖上即位之四年戊申春湖西逆賊李獜佐起兵清州梟惡蜮毒潛布內外將相大臣亦懷觀望　宗國之危凜然如髮維時故相國少陵崔公以年老致政奉朝請退居于野時年七十九一日乘匹馬夜馳百餘里詣　闕告其謀遂逮其黨與討平之亂定將加

勲公固辭不受　聖上重違其志以　御筆褒之曰
一絲扶鼎命有司為閣於公茅以侈之盖以公比嚴
子陵也世有疑之者曰古之帝王有以臣比古人唐
德宗以渾瑊比韓信宋仁宗以田錫比汲黯明　太
祖以劉基比子房或以才智或以忠讜雖不必盡如
其人而亦足為一時比諭之語今也不然夫子陵隱
者與帝有故舊及帝握赤符乘六龍身逃澤中持一
釣絲不求知於世及其三聘以足加帝腹猶偃蹇不
屈終歸山中清風高節足以振礪百世使子陵出為
世用雖有伊傅之功亦無過於是者此所謂一絲扶

漢鼎也今公事　三朝位至輔相退老于野既而當
變亂目見　社稷之危遂以一言而討國賊嗟乎非
公一言國其危矣公之功可謂大矣而若使朝著清
明雖有變亂簽告捕治不過一獄吏之事矣公以白
首耆舊之臣而當之此公之不幸而公所以不自以
為功也夫以蒼龜之元老行一獄吏之事而遽受山
河之盟者固中人之所恥況以公之雅操而肯為之
乎此固公之常事而非卓異之節也論公之功謂之
功存　社稷則可也若以辭勲之事比之子陵之風
節　華衮之褒且不如古之帝王一時比喻之語也

公且夷然而受若固有之若子恥虛名之過實而公獨不然何哉余曰此皆不知者也　聖主之明非真以公比子陵公之賢亦豈不知名過之嫌哉方是時士大夫皆貪功嗜利索然無名節之維持雖以三公之貴往往有與市井謀利者而公獨超然恬退既又功存　社稷而讓讓然不自以為功此雖公之常事而非卓異之節也然亦不見其人也久矣　聖主之意欲以子陵風節假借公之一身以振礪一世公亦知　聖主之意不敢以名過之嫌而不受也不然夫以　聖主之明與公之賢而豈為誇言虛譽以取笑

於天下後世哉嘗觀夫　君臣之際　上加以非常之褒不以為過下受其難辱之名不以為辭彷然若誇耀之事而為世道礪名節之意隱然有自見於言外者此可見君臣相知之深而非比古之帝王一時比諭之語也余為公外裔嘗與公之曾孫粹一氏一登其閣言余所嘗論於平日者粹一氏欣然以為可要記其言以解世人之疑

觀世音像現瑞記

無夢法師錦寨嘗從余遊諳華嚴經意相得忽別余八五臺山中邈然不相聞也一日其徒七慧謁余于

終南之睡室為言師入定做是甚麼工余回聞而奇之慧又言五臺多梵宇師所居獨在絕頂舊無觀世音像大檀越金長者施金銅數斤遂以今年二月晦辛巳成莊嚴端妙具千手眼越翌日壬午設大齋供是夜有氣滿室如百寶光橫亘于天光昱如晝瀅澈無碍一切諸比丘大衆欣喜踊躍嘆未曾有顧公記之余曰汝見其瑞因何所有慧曰佛之靈也余曰觀世音與佛如來同一慈力與諸衆生同一悲仰其中或現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毋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在在處處無不周遍令其為瑞獨在

一寺汝以為佛之靈吾不信也慧又曰然則師之力也余曰汝從師遊西自妙香東至寶蓋北至七寶又東至于金岡五臺次其道路凡千餘里計其居住幾千百刹歷其年光凡日月乎而未嘗現瑞獨於是夜現於茲寺汝以為師之力吾又不信也慧默然自失不知所對余笑曰汝亦知夫火之為光乎炎上之理遍於天地萬物之間而寂然無形忽焉無跡及夫以木而鑽之赫然為焰燁然為光汝以其光謂生於火乎謂生於木乎謂生於火則火之理未嘗不在於萬物而方其無形無跡也雖欲求螢爝之光而不得謂

生於木則持楫枻之木不鑽而燧以求其赫義之輝終歲而且不可得焉今夫佛之心如火人之心如木諸佛慧心能遍河沙諸國而未有種種普光天下之人之數如衆之敬而不能有無畏之光者如木不鑽終不可得其光焰也今師發大勇猛入山求道泊然一心與佛相合如木之鑽忽得火性赫然之焰燁然之光自發於無形無跡之中矣今汝歸山尚以是為余語師師必莞爾曰五行之理木能生火苟如曉室之言是人先於佛也汝又為余語曰佛亦由人而為佛佛亦豈有非人而為佛者乎如木之性皆有火之

理而鑽而燧之始可得其火之性也性之一也又何
辨其先後哉若其赫然之焰燁然之光亦其精華之
發於外而已遂書其語與之而成夏南園居士記

積石山記

天下之山或大或小或聚以土或成以石或以土載
石或以石載土含蘊布氣雲雨興焉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兒兒然不知其運動而功數萬物而不過一拳
石一簣土之多耳方其一氣之始也天地亦無形也
何者為土乎何者為石乎天地之大假於氣而成形
而況於土乎況於石乎又況於天下之山之形皆假

於土石而成焉者乎天地萬物無自以為形皆假於物而已丙戌夏余訪李慶而于蒼崖之舍聞隣有張氏園多聚大奇石為山遂與之訪焉山高數丈以大石數十錯以圍之間植以土矗然有萬丈之勢而去所謂石假山也余以為假者謂其不自有也夫以天地之大假於氣而成形而天下之山亦皆假於土石而獨以此山為假何哉豈以為天下之山皆形於有物之初與天地為始於一氣之中而獨此山不能與為始而為人所力為歟亦豈以為天下之山皆高且大而其小者亦大於此而功數萬物而獨此山磅礴

於庭垣其功與澤未敷於物歟若以不能與天地為始而獨為之假則土石之為此山與為天下之山者亦皆與天地為始而特其為山之形不能與為始也夫人之化生於邃古也亦與天地者為始而其為四大之形只一五行之理而今之人亦一五行之理而特其不能與天地為始與邃古之人異也何不以人為假而獨以山為假也若以其形之小功澤之未敷於物而獨謂之假則天下之人尚有短如侏儒者亦尚有無才無德未有功澤之及於物者又何不以人為假而獨以山為假也嗟夫天地萬物無自以為形

而皆假於物而獨以此山為假亦已苦矣余甚憫焉
遂擴其實形命其名曰積石後之好事者聚石為山
以為奇玩不謂之石假山而謂之積石山蓋自南園
居士始云

遊丹丘記

國中海山稱金剛江山稱四郡而余未見金剛獨遊
四郡之丹丘丹丘四郡之最也有五巖曰舍人巖雲
巖上中下仙巖二潭曰龜潭蟲潭江出五臺山自小
白累數百里聚精毓靈於丹五巖二潭皆在一境如
三峽之勝萃於荊門也蓋余自清風之黃江楊二友

遊振衣於蒼霞之亭倚舟於玉筍之峰慨然而嘆顧謂二子曰子不聞夫三教之道乎吾於丹之山水可以想像其彷彿舍人巖之亭亭物表飄然有獨立離群之思者豈非廣成子之徒歟雲巖之滌除煩惱超脫翳障瑩然如明鏡心得自在者豈非阿羅漢之類歟三仙巖之清曠幽妙或如子晉之乘鶴或如伽葉之坐蓮者歟優優乎龜潭之中峯直而温寛而慄獨得乎其中和之正者吾知其舜乎以命堯而五老彩雲諸峯濟濟如胄子之揖讓也島潭之緲縹窈窕其亦仙佛之流又何更論哉噫乎道無形也由兒而形

道以理言兜以人喻人亡而道不可見矣今余與子生於後世右接千佛左揖群仙優游八於帝庭禮樂之中挽千古於目擊統三教於跬步非如規規於空言死法而已豈不快哉二友皆欣然一笑以為可余閒海山瑰奇勝丹而未有備如龜潭者友人見金剛者云然歸記其語遺後遊觀物之君子若其形勝遂不復云二友人權直卿中正洪德而樂顯德以八金剛者也甲午端陽記

遊金剛山記

釋者言佛化萬二千身為金剛諸峯盛起其詭也金

剛之山槩有毗盧釋伽彌勒迦葉穴望五峯而又峻然環列者衆香城大小香鑪永郎岾十王諸峯而又各就一峯尖矗雕鎪者不知其幾萬比如大衍之數始於五衍而至三百六十又衍而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衍而至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而極萬物之數也大小諸峯重重抱括莫能窮變而獨天一臺可一臨盡之若有萬理一貫之象余謂金剛諸峯當萬物之數而天一之臺備太極一原之妙也彼所謂化身亦可以至千億不窮而終歸於一而已名臺者亦及斯義歟昔范至能遍觀天下

名山獨評柱山為第一其言曰恒衡嵩華皆崇高渾
厚而特甦然大山爾獨柱山玉笋瑤琴森列千峰使
至觀見金剔者以為何如也自古言渤海之東有神
山臺觀皆金石所居皆神聖彼秦漢二君之引領海
上者其在此乎而方士之欲見不得者亦豈所謂永
即之徒歟古所謂仙人者亦不過觀一原之象而窮
其妙也余西上白雲之高臺東臨九澗之深源挹群
仙之遺躅吊二君之迷魂超萬有而抱一集衆妙而
歸根灝灝然將入無何有之鄉共天地而參一元恐
後人有志求道入此山而不知天一之妙莫或寃其

大數故遂記而遺之雖不得其妙庶究知金剛為天下第一而釋之取諭非誇而約也乙未端陽一九居士記

寓農亭記

余守淵川郡郡臨江江上有亭名寓農故守趙璨所創也郡在狄逾嶺下勝國時毋兵犯界有防禦功

聖朝亦以邊戍重戎務常差武臣置將士月試騎射舊無操肄試習之所趙侯相地構亭節度使完春君李殷春題額臺榭翼然前臨教場始可以指揮千兵

威鎮一郡也周官之制兵寓於農兵農相須覽習以

時至管子時亦以五人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
連為鄉十鄉為師以為朝發夕至之制而兵農猶不
相分漢唐南北軍府兵始分於農以農養兵非古制
也　國家內置五營如漢唐制外倣周官兵在農中
春冬操鍊蓋取蒐習之義不妨於農交須內外酌宜
古今聲固為萬世不拔之基趙侯以韓韋能知周官
古制名亭取義亦偉矣侯將家子常以習兵書聞不
幸早歿今去侯莅郡殆二十年而有遺愛習騎射譜
陣圖尚遵遺制老校說故事多噓唏垂泣余書生也
固不知兵而少嘗喜論兵今白首黜守邊郡臨塲閱

郡兵教鍊鎬賞皆取侯法恨少時不得一見侯共談司馬法也亭之右有長江左有横阜盤旋如鮀勢後依林藪前臨郊野平正為一局傳言侯一日出行忽睨視荆榛中斬芟拓地而營亭顧謂將佐曰戎場對案山形象跨馬從此禽輩必多善騎射者此固以堪輿說戲之而若其點形勢於指顧莽蒼之間能合營壘設陣之法可知其曉習兵家英拔有將才也侯去後壁有記其事者全沒寓農之意又以完春書額遂謂命名之亦出完春非主人命名完春何以書之侯習兵法必知其亭名之出於侯也武倅多題詩壁上

侯創亭無一語此又可知其不妄伐自衒余恐後來者又不知亭名何意且惜侯英略之仍無傳者遂為記揭之俾後人知郡兵之緩急可用實賴侯寓農繕詰之績也亭有橫江峭壁之勝鏡水螺岑不遜於成都之巫山沸流登亭者自可許品此不暇論

大一觀記

聖上十七年癸丑冬　命御史入耽羅島中慰撫島民臣膺是　命奉　璽書渡海島之父老聚聽綸音咸曰我邦阻海去京師數千里而惟　后如天赫臨尺咫我生其惟天乎　天章下降如星辰爛照

蟻穴而舊無尊丌之所　御史盍營之使島民望見
麓桷虹光永世瞻依亦使牧守之臣舉目有以警省
乎爭與運木畚土不日營建父老曰工既成盍名之
臣曰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先
儒釋之曰人君惟其心之一故發諸言者大萬姓見
其言之大故知其心之一哉　聖上精一愛民之心
發為溲汗之大號甭曹至愚亦知其大且一而欲尊
丌之宜名以大一又不可曰閣曰堂是為島民之所
仰觀易曰中正以觀天下先儒釋之曰中正之德為
下所觀序卦曰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中正

亦有大一之義宜稱以觀父老曰　御史其獲我心乎遂扁以大一觀臣竊惟念克言布天下禹命數四海周非大一也文帝之山東光武之河西至今稱其詔令而今夫島中大一之觀非山東河西比也天之德承惟曰大與一而已大而無外一而悠久惟　聖人可大可一傳億萬克綏永底之業其基於此非但島中大一之觀而已父老又曰吾曹欲為歌頌無以文焉　御史盡為吾曹言遂為之頌曰

惟天浩浩其大無外得一成數行為元會惟　后法天一以包大既大且一民其永賴大一其觀翼彼丹

繪惟大惟一民說以兌洋洋大化瀛海一帶大來一
運百世亨泰

義士旌閭記

古史國難起義討賊者雖自陳遠近皆嘗倫官閒有韋
布亦出世家事雖不成人皆慕義知忠閔百世而不
泯若我　朝前後國難忠臣義將接踵相望至戊申
迸變賊勢糾結內外交煽湖嶺之閒朝士之起義者
多而耽羅義士吳君與泰窮溟絕域草莽之一寒儒
耳手草檄倡島中聚數百人將渡海亂定而止此固
從古簡牒之所未聞也其文尚存其心不死其文畧

曰忠孝無二致子而不救父之危臣而不死君之難無異禽獸也今究逆之徒竊發叢湖無識之民不辨逆順三南半為逆藪四方忠義之士必有奮發殉國此賊不足平而惟我島民幾乎盡剿於癸甲之亂特蒙賑救之　恩父母妻子得至今日以　先王不忘之心追畴昔拯濟之恩齊赴國難以死報之當國家危亂之時死則為榮偪亡鋒橫肆之日生亦為辱成敗利鈍非所當論其文激切嚴正有足感人義士死無後有從子景觀以檄文請跋於故徵士謫居時藏于書院今　上十八年癸丑冬　命御史巡撫島中

臣膺　命越海巡行至旌義縣一老人垂黃髮呈一
斷簡即義士之從子景觀而所呈即其檄文也烟煤
殘缺幾不辨讀而森然義氣燁如一日遂奏狀　聞
上教若曰旌義吳興泰之為國忠義尚今蔑無旌異
實為欠事特令繡衣就吳興泰之閭旌之曰義士仍
令繡衣撰紀績之語俾州人之過其閭者乘者必式
行者指點為百代樹風聲之一助臣奉　命旌其閭
退而語士民曰秉彝所同得也彼享厚祿居高位者
或有先倡凶謀潛連賊勢又或有徘徊顧瞻以觀成
敗方其時自以為得計而或受顯戮皆不免百世之

陰誅義士之以寂寥短簡終被旌褒於六十七年之後者可見天理之不可誣而世人之觀感而知戒者其在此矣國法旌褒之典無實績則不許殉國則表以忠臣戒　聖上樹風勵世之意特以義士之一片空文謂有殉國之志而旌異之此固千古曠絶之擧而島人奔走讚觀皆言邑名旌義今乃有符無不油然起感次第如得從此瑮島之人皆知忠義之可慕相勉以親上死長之義矣於乎休哉

孝烈忠旌閭記

上之十八年甲寅濟州　御史臣沈樂洙奏狀言

州人朴繼昆其女朴婢高呼樂孝烈忠宜有旌異之典 上敎若曰朴繼昆之感天孝誠誠動於北罕聞奇哉繼昆又有其女之為烈婦烈婦又有忠婢孝烈忠共萃令緇衣就繼昆之閭旌之曰孝子烈女低一行扁忠婢之名仍撫紀績之文俾州人過其閭乘者必式行者指點為百代樹風聲 命下州人相與咨嗟太息曰吾州遠王化俗荒陋為人所鄙今可有辭於海之北曠古恩榮朴氏豈專有也鼓舞興起臣敢奉 命旌閭叙次為文謹按朴繼昆州椽吏事父至孝赴京舡敗中洋望泊無人孤嶼取敗板書訣語寄

父縱之海流距州三四百里未終日板到門前海岸
父得之發輕船往救庚子　大喪倡島民越海負土
其女朴早喪夫守志朴有婢名高所樂諺謂髮髼鬆
上捲因名也誓不嫁守其主曰吾主有烈行吾不敢
與男子處六十年至老死不懈此其孝烈忠實蹟也
國典旌異多在殉身亦皆據實蹟如朴君者跡其行
不過曰板泊孝感餘無考據其女亦不過曰守寡終
身未必合於旌典獨婢之老死不嫁有過人之操而
男女之倫大矣為主廢倫非正理也然使賤婢忽然
起感於不知不覺之中心悅誠服廢倫老死不知其

孰使之然者豈非至誠之所感而天理之所存耶男女之願有室家人情之所固然忠婢之沒身廢倫苟非烈女貞節之所深感則有非勉強者而烈女之生於委巷青年守節苟非觀感於其父之至孝則亦豈易也以忠婢而知烈女之貞節以烈女而知孝子之至行吁其盛矣　聖朝特　命旌典豈無以也既　命旌　上聞孝子孫重煜守祖戒習兵學以為當難報國之資特　命授職島人又聳歎以為為善之報相與激勸為善從此環島數百里節孝輩出彬彬可觀以責哉　聖朝漸被比屋之化矣是為記

超然亭記

斥鷃飛不過蓬藋之間而比之壤虫已高矣燕雀之棲堂宇高於斥鷃鴻鵠之凌雲霄高於燕雀搏扶搖九萬之大鵬又不啻高於鴻鵠而善觀物者亦有不苟拘於物瞻丈石而起泰華之思臨小池而得江湖之趣騁神志於物表逍遥於無極者矣余少有遐志嘗欲入山求道飄飄有遺世之意嗟年光之不與嘆鼎罔之已敗既而策名金門叨忝鑾坡妄欲斥破淫朋措一世於會極歸極琅函叫閽積被群忌退居於野忽若忘世蒙 聖恩特畀邊郡 上天之仁必察

其離群絶類無所自容欲使之放迹窮徼稍得肆志於湖山矣郡南有山懸厓峭壁沿江數里攀緣而上上有小亭而舊名超然盖謂特地迥絶前臨闤闠若可以拔出埃壒之中也余於暇日掉小舟登亭顧謂從遊之客曰亭之去城市閭閻不過跬步而為太守者折腰長吏低徊朱墨亭之強名不亦見笑哉雖然蝸角之戰蟻穴之爭吾所脫然而優游蕩浪於山水者豈特斥鷃之高而已哉若夫境與心融凝神八沙芒乎忽乎萬象俱幻倚亭後之高岑飄然如緱山吹笙俯亭前之長流浩然如銀漢乘槎三島十洲森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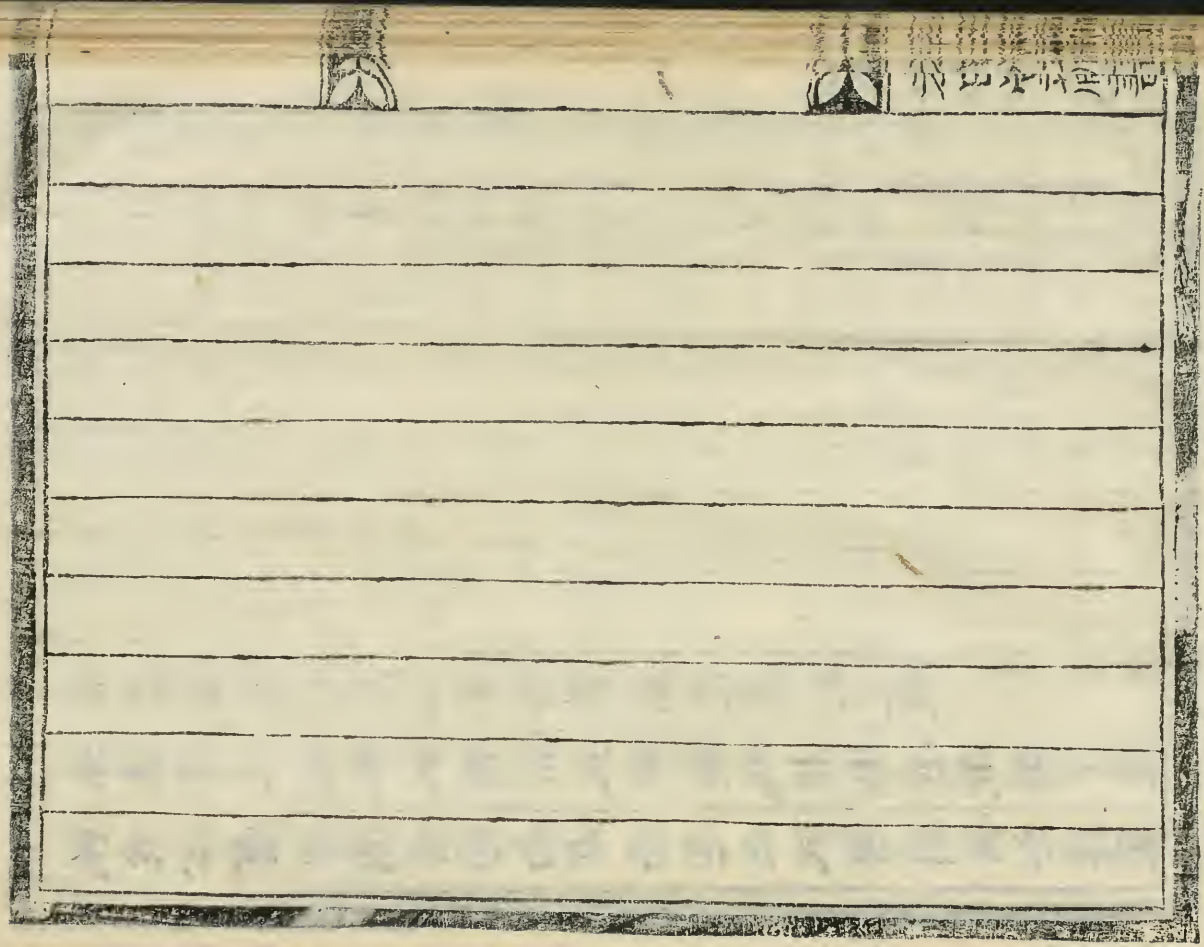
璨列亭忽在於天上俯視齊州之烟搏九萬扶搖之大鵬其在於此此可以少償余夙昔之志始名亭者如有待矣南望太白之山北挹頭畳之峯靄靄雲氣若存若無必有異人仙客往来其中吾何得以見之共論名亭之義數亭久傾頽易而新之仍舊名為記使後人亦知觀物之不苟拘於物庶免異人仙客或有過亭讀記而知余意者

金仙臺供佛疏文

伏以普濟生靈法力雖遍妄求福利衆欲難施惟一心之無私庶千眼之有照伏念某愚不量力忠欲盡

心縷縷危言欲淫朋之打破斷斷一念要大義之扶
明因積忤於宵人幾遭陷害幸見諒於　聖主終得
全安魂游蜮沙閱風波之危險名忝鳳掖冐世路之
忌疑伊来曲保之洪恩居然邉郡之遠黜兩載湖山
得優閑於白首千里京闕奈係恋於丹衷感餘生之
無多歲月晼晚嗟　聖恩之難報志業蹉跎頃曰山
門之歷過黙有佛前之禱祝添　聖壽於海屋願見
至治效愚忠於涓埃冀遂素志姦宄屏息如廓清於
翳障家國安寧庶優游於晩暮肆真心之發願藹寸
情之齎虔身縻簿書縱未效於躬造誠輸肝肺庶有

照於心靈嘗聞慈悲尚有惡途之救解矧茲忠懇豈
無法證之庇庶伏願示大神通救諸愁苦微願得遂
若蒙航濟之慈他生為期庶酬塵剎之報



題跋

題蘇應天萬古序後

余幼時得湖南人蘇應天所為萬古序讀之且知其為十餘歲作心以為異人嘗欲一見而不得既而聞應天有異才八九歲能屬文弱冠為舉子業一舉不利不復舉嘗遊太白伽卿諸山或經年不返為文章不喜示人家貧以教授諸生資其口故相趙豐原顥命嘗言于朝欲用之　上曰應天雖有文才為臣民以應天為名甚不可終不得一官而死嗚呼其命也哉稱韓愈蘇軾以文章之才窮厄坎坷不容於世人

皆悲之然當時宰相裴度崔群韓琦歐陽脩之徒或
奇其才相與薦引或一見而許以國士二人者皆以
一布衣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雖流離竄逐終
不得志而當時天下之人皆誦其文章余以為二人
者雖有才非當時諸公之愛才卒莫能顯也今應天
亦可謂當世之奇才而縉紳先達未有以一言汲引
獨豐原一人若可以獎拔而終不能力薦竟使窮餓
而死去又無知其文章者令使二人在者亦如應天
之窮而已嗟乎彼二人者窮而不窮矣應天平生多
著述而皆散逸不收世亦無求之者余恨不見其人

欲見其集而且不得獨得其所謂萬古序藏之其文效駢驪體歷序古今興亡而如世所為舉子文者雖無卓異而用意之工有非宿儒老生之所可及觀其童年所就不待全稿而可知其為奇才也余悲應天之窮甚於二人而且恨世雖有人才而亦無愛才之人也遂書其篇末庶後世亦或有與余同感者

詩壇聯句軸跋

詩壇延余居無十步也一日聞嘐嘐丈人杖屨遠至主人李君宣載奉盡觴為樂始余未拜丈人而夙有願從之意丈人亦聞余居延要李君請之余遂欣然

孝西堂藏書

而往丈人命之坐談笑亹亹論及天地形氣既而指
席上詩箋而曰我愛詩壇今且屢至與少年聯句後
至者可尾識之余以為詩壇雖屬李君在余園後余
亦固為主人余幸居延於壇獲襲丈人之風而丈人
詩陶然寫意不以詞藻自尚余欲名壇以丈人壇李
君必不以為不可也藴子瞻慕蓋公於千載之下臨
其故邑而名堂以蓋公今余與丈人生一世相與談
論於此壇壇之名以丈人不亦可乎丈人清陰金先
生之孫清慎傳家學自號嘐嘐聊以見其志也奉和
聯句者李君諸兄弟李君年少能從長者遊亦知其

非俗士云

書　御試策卷後

千古對策必稱劉賁之直其言慷慨激切若可以剔裂權奸勃勃有義氣至今使人動心真格言也考官馮宿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想其時幽焰一觸可碎唐宗昏庸無求言之誠所對不過尋常應舉而賁能直言不諱欲冀其萬一格聽其志可哀也臣嘗蒙

英宗親試之命是時治平五十年　上以包容為治下以恬嬉成俗朝廷之上尚有敢聽之奸諫官相繼得罪臣以草莽之賤不敢指斥且以得失累心所對

欲優游不廹只以納諫為戎或冀感格而對策二百
無一人敢論者於是　上命取臣策仍命再策許以
盡言闕失　王言鄭重可以孚感豚魚而臣愚惘懦
又不能直陳促卷限一辰不易藁直書心忙意拙竟
不得畢暴愚悃而蒙　上恩特置第一　御批奬諭
至謂得人嗟乎　聖上求言眷眷至再非比尋常應
舉明時斥奸亦無畏於唐世宦官之禍而臣不能直
言以對臣固劉蕡之罪人也未久　命釋諫臣罪籍
權凶亦寢疎不用臣意　上已察奸當時發策盖欲
使言出布衣明示四方而臣不能對揚　上心臣罪

萬死思之未嘗不愧恨也既而弓劒遺雲天莫攀
攄隆恩而不忘拘舊卷而增悔遂書卷末欲使後人
知臣辜恩忘名終為劉蕡罪人因自警惕庶幾效諸
葛追先之報可以息補黜劃也悲夫丙申六月甲寅
臣樂洙拭淚追書

內賜禁髭事目毋子小識

戊申余謫居瀛州海上十月六日甲午夜夢入　侍
有　賜書不知為何書十一月七日乙丗祗受禁髭
事目新頒　內賜毋子於謫中臣罪大投荒即窮海
一編祇耳　上猶以經筵舊物念及簪履七數徙臣

特侈　頒賜之恩若其先有感於心靈至發夢寐於旬月之前千里之外者比如天欲雨壤虫先知其氣候又如月在於天水在於地非月之來非水之去而瀅滉涵澈自然非人力所可計及也前史人臣在謫蒙被　恩數如蘇軾之誤傳其死至有輟食嗟嘆水調詞傳誦而特命量移此皆傳以為千古異恩而至於　天章寶篆忽墜於榕林蜒瘴之中煌煌如星斗之爛照螘穴者未之聞焉遂為小識於下方聊詑恩榮於野叟村婆之醉罵者若夫事目中祛奢革弊之

聖澤中外咸被此不復云

書封還疏本後

自古君臣之際難矣張九齡寇準皆以宰相見逐玄宗每見薦人必問風采得如九齡宋宗亦曰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知遇如此而皆不免流放竄謫小人之計巧而君臣之際亦難矣臣自立朝妄言忤黨人機穫四至十餘年五遭叅劾而皆以　慈覆幸免夫以藐然踈逖之臣見忤者皆大臣貴近而終得全安及夫血疏自暴率多觸犯當路自分罪譴忽有疏本封還之　命昔蘇軾嘗上劄歷言見嫉黨人復乞留中不下以翼全保其言可悲而乃今封還之　恩不啻

過於留中古人之所未得而　上已燭察或慮臣無罪更嬰其鋒也凱中所陳非但臣自暴有関大義欲使一丗見之庶幾萬一有補於世道雖死無憾而竟不得焉若其全保欽生之恩千古人臣之所未得而猶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大也遂為小識於凱封之下方死且抱歸地下可以藉手而戒　聖上察奸之明體下之仁太史氏必有以書之垂示萬世也

箴

四德箴　並小序

戒所以為人四者而已平生讀聖人千言萬語孰不

由於四者而不能體行嗟年光之不與恐天界之莫保遂以恒戒於心者為箴而揭四壁以為終身之符佛云慈悲儒謂忠恕包廣衆善一理斯著見溺於井人無不怛惟而廣之四海可達所蔽人心昫濡姑息孰盡其分孰全其得百虫皆振萬卉爭開君子之心象彼春雷

右仁

恭過為諂簡或近傲拘儒太曲達士自好表絕之煩阮籍之狂均之為失孰短孰長根天立人至理宜斟寧失於顙莫喪其心苟叶情文何待繩規由內著外自有威儀

右禮

岳忠奏奸無與後世好惡之心不待較計忽欲食肉感極灑淚問爾此心云何所自惟氣是激惟利是汨豈無其全終為所奪如糞養苗若鋤去莠理慾之判礭然可守

右義

凡物有覺利趨害避小用大違一反其意就明賤殉忘外重死哀彼衆人鮮不類此能超外累自生真識如鏡拂塵如水攪濁大可周天小可燭髮沛然萬事何憂不達

右智

祝有年箴 殿試居魁

震殷之歌維財欲阜箕疇之政維食為首維財維食

維歲是係肆古聖王必求登歲易著大有詩頌屢豐
維辟收寶寔在歲功猗我　聖后一心愛民年年祝
豐餘五十春曰寒曰燠曰雨曰暘憧憧聖念宵旰靡
遑桑禱必應禜祈輒驗一念對越無不格感五紀之
治維屢豐年食非艱鮮民無顛連然惟宸念毋或少
惰堯年倦勤文思不暇維今有秋或慮失稔乙夜丙
枕常勞憂念載祈載祝維年之熟意非不勤誠非不
格聖思益切欲聞儆箴維后代天恐違天心曰予兆
民毋或艱食曰予百僚毋或失職曰予一心毋或太
康曰予萬機毋或少荒凡茲數事或非天意恐失有

年維心惕惕猗歟聖情若是兢兢維天降監歲豈不
登八域熙熙庶見含哺臣拜獻歲頌祝蹈舞

贊

呂巖客過洞庭畨贊 並序

李君永而示余呂巖客過洞庭畨其詩呼謂三入岳
陽人不識浪吟飛過洞庭湖者也觀其御風乘虛衣
襟間亦有爽氣固善畫也余聞巖客少而舉進士不
得意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歹游湘潭岳鄂人莫
能知之其超然遺俗不苟求於世者真奇男子也顧
余為舉子業汩汩塵埃間猶不能脫然棄郤今年已

二十六歲不知巖客八山在於幾歲而要不過余年也安得不感於此遂為之贊而歸之贊曰

手裡星斗脚下風霆君山不老五湖長青抑欲朝黃帝於赤水又欲訪喬松於玄陽不然則昏昏默默將八於無何有之鄉

紫雲山人真贊 并序

八極之內自太古以至于今百千萬世之間人雖各有其形而有耳目口鼻則一也今人多有盡其形者豈有四耳四目兩口兩鼻而異於人哉只盡八極之內百千萬世之人之耳目口鼻而貴其小肖吾形者

豈不誠可笑哉但人有功名言語煨然為後世慕則假以丹青使後世望見其風采神色然既有功名言語之異於人則吾不知必盡其同於人以重傳也余嘗恨天之生人既皆授以耳目口鼻則何必使人人異形空使龍眠盡手勞而欲死也既又大笑曰是无化之妙也若使衆人皆同其流之弊必至於不辨其父母妻子豈特龍眠勞乎因忽余既無功名言語又不欲盡吾之同於人者只有心異人書以代盡贊曰人有其形我有其形人我俱形安用畫形我有是心人無是心是心何心同天之心辛巳春自書

睡室贊

匡林竹枕長日如年一累玄寂如佛如禪目無視色耳無聽聲非色非空不滅不生欲見姬聖先化家士心無妄想渾然太始戒觀衆生日出多事六識煩惱奔走逐利豈無善因終受惡果戒身滅性若碱赴火願留歸依于余之室咫尺蒲團極樂覩率乙酉端陽

題

梅月堂金公贊

道欲師友乎孔顏而其跡若無過乎賈島功欲伯仲乎伊周而其志反有羨乎張良斷髮非廣仲之逃鉏

髡異箕子之狂嗟乎其始慕皋夔而終效伯夷者歟
無或比之隘邪之由光

畫像自贊

余不喜畫像而畫者申生戲以禿筆模諸尺紙雖不
得其真恰然有想得眉宇者比如優孟面目必不如
叔敖而猶見其髣髴於衣冠言笑之間也遂戲題其
上而為之贊曰

飄然有雲水之思而罣不足以合道慨然有君民之
志而才不足以需時猶不欲齷齪於名利者槩可觀
於七分之疎眉

一九齋自賛

觀萬物於流行之跡玩一心於昭曠之域雖未見乎堯舜熙熙然如有春臺之樂節人慾而外絶誘攻專神志而内固充積雖未從乎喬松優優乎如有清都之福隨緣應法則少喜怒超色離相則忘榮辱雖未歸依於如来惺惺乎如有雪山之覺盖莫追乎一統之規模尚有得乎三教之糟粕唯彼規規於尺度而泥拘不通者且不如先生之無不自適

頌

伏龍丁頌 并序

余性懶嗜卧卧輒看書而臂病不能久持卷遂運智設巧創為一丌其狀用一木板為體又以板附之前後而前截為二板連鐵為機緘可以屈伸屈則前低後高伸則前後衡平遂置書其上而凡看書卧則屈之坐則伸之或卧或坐惟意所欲而書在吾目中不離固看書之寶兒也抑余有感於丌者君子之處世知進退行藏而不失其正者或比之龍蓋取其時潛則潛時飛則飛能屈能伸變化不常而丌亦有近之者故遂名曰伏龍蓋取古之君子諸葛孔明之流也遂為之頌曰

惟爾之屈若蟄乎泥沙之中而不以為否乎惟爾之
伸若騰乎雲霄之上而不以為泰兮惟德施普終不
失為載道之羌兮

生日不炊頌

二月二十二日即余生辰也歲壬辰余年三十四方
居憂至是日朝厨不炊余早孤奇釁每遇生辰悲念
異常人令又在疚念飲勞之詩遑遑有不可逮之痛
雖有食固不忍飽也然俗以生辰為重士大夫無故
或具饌而享之皂隸下賤至窮者亦皆以生辰飽余
居常屢空一家恬以為安而至是日不炊瘦妻弱子

孝田堂藏書

皆咨嗟有異色余哀疚不宜作戲語而亦宜有以一言慰其意遂代為禱頌之辭許兒輩一誦又使譯諺而示細君曰

晬日禱祝以壽為宗伊壽孰高必曰喬松不餐煙火彼乃引年欲求其要惟飢是先世人癡迷獻壽以食只悅口腹名實不適是惟先生自天申休壽以辟穀非乃強求良辰錫福兆冠九五朝餐赤霞夕吸清露淨無慾累潛凝道真人皆飽死獨視千春

觀耕圖屏頌 並序

夜直玉堂卧聽禁林雨聲悄然有田野之思即欲棄

官而歸簑笠蓑衣觀耕湖海之上而不得也顧余少無仕宦意僥倖占魁科為口腹祿仕計而蒙誤恩負經幄無一毫報效反顧慚悉今欲決去亦無田可歸低佪躑躅心不得一日安也孤燈聴雨緣境起思耿然不寐朝乃歸家適小僮鑿余二畳小屏一畫田夫赤脚立水田中策牛叱耕一畫茅屋柴門外有水田數畝一僮携小竹罌盛種立田邊一僮立田中受種播之老翁出門扶杖而立意若課其勤慢者余見之欣然契心小僮之適以是鑿余者亦非偶然也遂各就其一幅而為之頌以寓意焉頌曰

使汝而賢必學沮溺矯矯避世泯泯晦跡使汝而愚
猶是老農人皆巧鑿爾獨蚩蒙春山寂寂白水粼粼
一聲叱牛千古逸民　右芽一疊
翳翳數畝衡門之前課僮播穀乃觀于田獨立忘言
扶杖岸巾澹若無心超世之人簷端宿雲樹裡鳴鳩
願言從子栗里西疇　右芽二疊

銘

書丌銘

受斤斧而失真性親經籍而成假名吾知失性而成
名者不如樗櫟之無用而全其生

棋銘 小序

余素不解棋庚辰夏閑居無事從鄉人趙德觀者學之既而粗解其術而棋之術全以爭奪為主不能不役心者也昔丁謂好釋老又酷嗜奕碁對局以夜繼日一日問李畋以虛心之法畋曰公勿以棋役心可謂虛矣畋亦善觀人者矣嗟乎謂之嗜奕棋亦可見其欲害棄公之意而如謂者可謂不善學釋老者也因有所感為銘而銘於棋曰

一九齋銘 並序

天下萬物之象蓋莫不由圓而始故周子欲形容太極為圖而圓之邵子玩其象而取比於九蓋為其圓而無缺者可比於九也九有金九鐵九泥九而至有曉眼之糞九其為九或大或小有萬其形而其為九一也其所以為九者豈非太極乎而其為九者豈非萬物乎九之有金鐵泥糞猶人物之全偏而人之有愚智賢不肖也金鐵泥糞固有不易之質而愚可以為智不肖可以為賢者亦可見九之為一也已余感於是遂推衍周禹而更詳之其為禹窮極分殊之理

紛綸乎千萬九之相錯而揭之辟欲究其一九之理雖未能化泥為鐵點鐵為金而方其玩心繹思齋天地萬物於方寸之中若可以會一歸極悠然有物戒皆得之妙矣余因名齋以一九族叔百一子記之以藥喻性有一大九分為千百小九之說其說備於為九而猶未盡於所以為九余知其所以為九者圓而已遂以餘意續為之銘曰

一氣冲漠包之以圓物化其間萬象皆然超脫形咒厥有至理循環不已浩無終始驗之吾人名德無常或言敬直或言義方包厥衆善會通于仁一團和氣

所在為人我作之畜于齋于扁巨細相包千百其圈
比諸象丸或金或鐵轉運之妙唯在乎一顏余寸心
與彼丸同千古為一萬理皆通胸中天地壁上乾坤
表裏皆圓毋忘爾丸

磬銘

余友洪德以仕匠作監得太常石磬一枚供余山居
清玩每雲朝月夕手自擊之欣然有雲門洞庭之思
忽不知生遠皇王之世也遂為之銘曰
範圍乎成萬物之數象想乎舞百獸之音已矣師襄
之八海嗟乎尼父之有心唯山人之一擊一拊𪗋𪗋

乎其不知古今

瑞鏞銘 並引

戊申春余謫瀛州寓居雲谷禪菴三月十六日戊寅夜夢入侍小殿有史官及親臣一人而不知為誰

上命臣進前曰儒臣嘗能進言今宜畢陳臣對曰大倫不明大綱不立妄言無益不敢復言俄而衆宦舁進一大鏞架置殿上 上顧笑曰自天下降名以瑞鏞甯其銘之臣濡筆書其上以進既覺只記二句更就其首尾綴之芽五芽六夢作也銘曰

五行交錯一氣粹精在人宜義屬時收成大化其鎔

大響其鍧鬼輸神造不釁以牲一夜霜薄九霄雷裏
魅魔遁匿蠢蟄振驚肅而不殺警爾群生天錫瑞鏞
后以象聲

恩坡銘 並序

人生唯父子恩重詩曰昊天罔極古人有曰父生之
君養之盖以委身致命謂之移孝而從古為人子人
臣者欲報恩能報者鮮矣余早孤常懷風樹之痛及
策名立朝蒙 聖恩惱數 講筵殆十年妄意畜報
嘗欲明大義破淫朋屢上章論卞觸忤當世機穫四
至而賴 上天慈覆幸得不死恩未報而恩愈重矣

低佃不去恐不能獲全終始生成之恩早欲決歸以不報為報而訃未成適奉使幽燕以　恩賜羨餘結小菴於坡山先墓之下欲歸未歸又以妄言見斥於時遠黜海邑仍被謫經年瘴癘病殆殊蒙　恩宥始歸于坡自念吾身非吾自有前後全保皆是造化之力而無異生我之恩也居坡日省掃丘墓退與野老村叟歌頌　聖恩其所謂不報為報者亦不得已之語而終亦不可報而坡之一水一石一丘一壑朝暮之所飲啄偃息莫非恩也古有結草之報死者無知而誠之所至亦有不期然而然者余尚不死猶冀其

或報萬一而雖未得報亦望余子孫之以余心為心世世畜報也若余之銘心鏤肺生死不能忘者恩而退居于坡以恩名坡遂為之銘曰

從曰從心曰心為字心之所曰不容人偽如泉發源如火生烟根於天性不期而然凡人有饒饋以一飯尚以為感期報尺寸況此一身非吾自有生死肉骨如父如母如可報者湯火可蹈欲報未報不報為報聞諸古人可悲其言歸依丘壠回瞻閶門我心如結我心如織如線如縷極天無繹興居不忘食息無怠耿然寸心九死靡改身之所處心乃相隨曰以為

感著如針磁難拔一區以恩為名生死寄托表余寸誠

諸著

送疫神文

一氣雖屈伸之機孰主禍福萬事由感應之妙遂有吉凶盖知疾病之災或有神祇之祟以達癘氣戴記有磔禳之方求除疾殃周禮設招弭之法兮雖瘟疫之為疾素稱神明之攸存始自秦時醫言末世澆漓之氣多在越地巫謂南方滄溝之神無貴賤賢愚而一經殆若天定有死生輕重之各異不容人謀異瘧

癘之侵人或多靈異若瘡疹之發體必在後提凡有患疫之家必勤事神之禮設五幣於床上儼若迎賓攢兩手於筵前恪如奉佛主人南園居士壯有二子具在稚年長及七齡姿頗聰慧幼纔三歲性頗質淳廼於維仲之春具患時行之痘透丹粒於一面燦燦若星麗天漲紅顆於遍身箇箇如珠在兜自發斑而至起脹始如花開子成由貫膿而及結痂終似茫熟蔕落不遲不速纔過十二日而廼得痊差或後或先未滿兩箇月而皆底平吉若有扶護之力豈無報謝之方惟國俗有送神之規奈家法戒迎巫之事遂用

餞禮爰享時羞嗟神理必有感通豈不格於至誠雖
鬼事未皆崇信要欲盡於此心惟明神之炳靈洋洋
垂隲顧我家之積德世世無殤

生日薦佛疏

伏以佛性普濟祥光遍十方塵衆生自迷諸根萌一
念頃苟有信心之真發庶蒙法力之大圓因念某性
本踈迂命多屯蹇志雖在於經世才愧棟樑誠欲效
於養親貧無菽水飢寒契活辛苦半生書史經綸棲
遲十載盖前世罪過宜墮惡途故今生業緣未受善
果居然俗念之已斷藹乎善心之忽萌願滿歸依雖

一心已有戢悔緣重愛欲奈世故尚多糾纏肆值晬辰庸薦徽烟伏願示大慈愍出普光明念至情之可哀俾得終養憐素願之不遂獲保安閑某敢不永斷貪嗔深除煩惱期證有漏之果庶報無量之慈

白蓮寺佛供呪回募緣文

伏以四教崇宗敢貴供享之禮三生修福宜先捨施之誠肆發信心庸勸衆善永惟淨土之舊寺實是蓮花之道場實相遺一乘之經法性不滅普光遍十方之界衆生皆依種種靈異之示人如月照水世世慈悲之度衆若雨霈苗是以兩京人民競效香果之供

八路士女爭設水陸之場莽緣財力之未周尚多咒
四之不備銅盂石缽欠施食之案章玉燈金鍾缺薦
齋之大秩慈航未濟世遠獻缽之天王慾浪方深時
無捨士之童子肆將引善之意庸陳受果之畨善心
崩時冥但未來之種福惡念除處抑亦現在之多休
坡翁鎮玉帶於山門奇禍自弭白老捨土田於佛舍
清福無疆此固感通之無間豈或古今之有異伏乞
一切諸檀越毋恪塵土之財廣修山海之德優優令
世必享清寧之休劫劫他生永離苦惡之業

饑訟

南園子居於蓬廬之下三日不火食欹枕而卧莽若無視而惝然如復有見闇若無聽而倏然如復有聞泛泛乎其身之如行舟淡淡乎其心之如浮雲忽有二子者自稱孤竹氏而來長揖颺言而曰夫惟子之哀哉手足不偏耳目不疚可耘可耔可荷可負顧乃不動四體不辨五穀終歲給人孰與之食義無恥粟窮甚採薇填溝壑而不惜勿與予而同歸南園子起而迎之座莞甭而荅曰子何言之過聖王制民伊厥有四農工服力商賈取利士居其一惟尚其德將治三者食衆之力余固謭謏而無能尚此讀乎古書糜

以干鍾縱無用於巖廊霑以寸祿亦可備乎石渠何
嚴窮而不偶顛連乎其與庶民為伍嗟君子而貴乎
知命終不可以改德而妄取若復或為農稼或為輸
鬻或販而商或賃而役雖欲營營於口腹奈自昔乎
先王吾寧餒死而不悔又何踰越乎大防二子曰異
哉子之言也伊尹躬耕傅說版築其道隱而愈大其
身約而不辱窮則卑身而尊其道達則道行而身自
尊子今居窮而恥卑吾且恐其道亡而不存南園子
曰誠吾之不如二人彼古人之淑淑名為士而食民
知不踰乎驕狙佩玉而童其身行無異乎畜數列鼎

而食其肉子豈不知乎而何獨余之深責二子艴然作色若涗涗而將去奮袂正冠而起曰始吾以子為可語將擬比於古人反引俗而為說吾寧洏清風而自潔悔污口而曒舌南園子扶而坐之曰吾固戲耳且與子而瑩懷子亦知夫魯有仲尼之聖乎當周室之禮壞道不行而命乘棲遑列國身未見用七日不食尚不掇乎絃誦猶不欲遺群絕去躬耒耜乎畝隴嘗有其言曰富而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吾不如老農今子欲學仲尼子且舉以伊傅短固難決言各有主請與子潔齋明誠叩帝閽而訟之二子低首不

言色若沮而意若疲南園子笑曰又何必訟乎吾將學乎仲尼道無異夫二賢如皆不可得以學且從子於首陽之巔二子相顧而笑曰道苟同矣又何必餒乎其跡子亦吾徒勿復相作言未已侍兒進藜粥扶之而起南園子嘆曰吾且不得從孤竹氏

食歌

困之彖曰君子致命遂志蓋言窮厄禍難皆委之命而成吾志而已彼君子能知命之不可力求而惟吾心之所好困而不失其亨如三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衣不掩骸不以為病者皆可謂窮而不窮矣余

窮者也性疎迂饑且不知求食然既而窮益甚往往
為簞食有所經營而強吾性之所不好此固不能成
吾之志而亦由乎不知命也饑而求食固常情而求
之不已必至於爭奪窮且不可免而志又益窮豈不
哀哉昔劉伯龍營什一之利兒在傍揶揄余恐其復
為所笑遂不復以生事為意每饑輒思古人所以處
窮而委命者亦自充然如一飽也遂為歌而當食使
人歌之曰使余墳丘壑兮亦惟汝之命兮使汝享鍾
鼎兮亦惟汝之命兮惟其二者之不可容力兮惟汝
之遂其性兮和而荅之曰一日不食兮惟吾身之堪

無事兮二日不食兮惟吾心之淨無累兮御沖和之氣兮玩昭明之域兮三日五日之不食兮且其味之當食兮

棋喻

余喜為文章而性不解棋余友李士慎工於棋而不喜為文章輒相笑其惑而余或勸士慎為文章也一日士慎為文以示余其意以為文與棋皆不可窮其妙棋以不著為高文以不作為工以余為工棋而士慎自以為高於文毋見笑於大方蓋亦嘲余之喜文章也余遂以為士慎固不能為文而且不知棋棋之

為術固有手法之工拙然苟以勝負置胸中必欲勝人棋亦終不可工矣彼國手之對碁漠然若無所經意不期工而自工者無他術耳惟其不以棋役心而能得乎棋之趣也為文亦然欲其必高者不足以為文而得其為文之趣文自高耳士慎所謂不著而不作如街市之戲角觝知其力不勝而退反以為高而心不忘其勝負又何足論哉余不解棋而以得於文者知棋士慎工碁尚不知其趣而惟恐其不勝於人士慎固不能為文而且不知棋也余喻之以碁欲士慎之學文章文章雖不可學亦可以因余言而始知

碁也

書二女兒復讐事

余見宋高宗父歿於虜母且被拘有臣如韓岳之忠而不能復虜讐嘗恨當時諸人無有以子胥事告之也苟有告之者曰子胥一匹夫耳所讐乃莫強之楚而吹篪乞食終能借吳兵入郢鞭平王之尸而復其讎夫以萬乘之尊而父母之讎在於一虜酋甲兵謀臣足以制勝矣而不能提一甲渡淮此子胥罪人也彼高宗或奮然而起耳余友李聖重言延故吳叅判光運嘗旅宿一店見二乞兒約年可十六七弊褐擔

裝而目烱然兩鬢踈秀非丐者容心恠之歇宿隔一
壁夜聞兒出入戶軋軋聲不止夜深一兒攪一兒曰
起起小娘子時至矣叅判覘戶隙一兒綠衣紅裙上
着紫的狹袖一兒玉色單衣青藍裙手皆持三尺龍
文劒綽約有美姿又凜凜不可久視也時月明如晝
四顧闃無人二兒立庭中紅裙兒發裝中一大臺斟
紅露酒一盒色赤如血兩手捧酒跪向北斗祝曰十
年腐心今可復父讎天地鬼神監此心語裊裊不可
盡聞祝畢再拜立飲之復以一大酌與青衣兒祝但
更言報主讐二兒遂飄然出門而去叅判髮踈體粟

久不能言俄而一店大閧松京大賈一人被刺亡心肝血淋漓暴尸道中竟不知其誰為倏忽不可踪跡知讎在商賈必非士族而青衣兒知其為賤婢云余既聞而激昂不自勝遂謂聖重曰今使子胥在者聞余論而知二兒之事亦必奮臂裂眦痛哭而嘆曰我以丈夫而不如彼女兒不能手尺刃直入章華之宮抉平王之胷而啗其心肝乃反區區借闔廬之兵不及其生而鞭其朽骨是我彼女兒之罪人也又何足引論於高宗之世哉嗟乎彼高宗不可謂人雖告以子胥之事亦將不以為恥又何足論而獨恨韓岳諸

公不能遇主如彼女兒以成其志終有愧於青衣賤婢也聖重亦愕然不能言余觀今世無有知父母之難者遂書其事庶幾天下之人知高宗之着在於子看子看之着亦在於彼女兒也

布諭應舉諸生文 湖西學試時

行都事為布告湖右儒生事　國朝延四百年名臣碩輔蔚然為一代之需者皆由科第　朝家取人惟以科舉為重儒士立身亦惟以科舉為重此固國之大事也設科之制至嚴且重凡所以禁防邪偽者初非不切而延世以來百弊俱生主司之人初無鑑別

而惟循私意應舉之士素蔑學識而必求他道有如
韋執誼之懷金者滔滔一世而亦不見有擺袖之夏
卿世道之憂至此尤深至於鄉試主司人微而未有
彈脈之望鄉儒識蔑而尤多恠駭之舉窮廬耕讀之
士不免屈斥曲逕攀援之人舉皆占解大比設科之
義果何在哉今我　聖上惟是獘是憂凡以矯救之
道屢降絲綸重人才正士習之至意有足以孚感豚
魚今科增廣之改屬庭試者亦有以也當職不佞遣
忝考試之任誠恐見識不明莫體　聖上勤求之盛
意而誓不負心於平生勤苦之地或庶幾不愧於諸

君子也湖右一路素稱名鄉彬彬乎賢士大夫之風至今不衰必有窮經篤學之士抱才而不遇者功令之文雖不足以發其所蘊而亦必有讀其書可以知其人者當職不佞尚亦有意於斯也士固有不屑進取而況此鄉解固難期其必中會圍然方今　新化初隆舊弊悉革會試之規當有嚴密明正之制藏兇待時之士亦豈無欣然起應者乎至於儒生中倩人述作以求僥倖者雖或偶中鄉解必不容於殿試隔屋之制不惟不售終必重陷罪戾寥辱身名初不如不赴鄉解也凡干禁條皆朝家所命非當職所自擅

者茲以列書昭揭禮圖如或有妄自違拒者比不有朝廷也不可以儒待之國有典章當職不敢不遵至於文弊亦皆條列惟冀諸君子之省察焉

一今春壩廣別試呈券錄名之外不許冒赴

一前一日儒生錄名各其邑類聚各具試券押呼名給納于試所當日入門各其邑禮吏前導該邑某生員以次陪入禮吏受名紙分給儒生

一書丹禁令至嚴而搜之至身亦非待士之道禁亂官只禁題著携入

文弊

一論之為文欲見其立論見識而延來論體有如監試義疑之樣此非論之意也不論文之多少惟以立論為主

一表箋固是對偶骸律之文而亦可見其氣格識量延世文體全以冗長為主失其本意惟以立意明的作法適建為主

一策士本意欲見其經綸而延體只以虛頭冗辭務勝至於救措救弊全不經意此豈發策之意乎頭辭總論本自當觀其文詞逐條隨事發論當觀其見識救措救弊發謀出慮當觀其經國濟民之術

此而以期望於諸生

一呈券無論早晚惟以盡意為主雖至夜深時刻不踰當日則不以限後為嫌

策問湖西東堂試題不用

問國之有亂迸猶人之有癰疽不治則死治之亦損元氣自古治亂迸而能享和平之福扶真元於大腫之後而不失所永之方者何代何時歟夏書冏治之訓魯史先治之義其意不同何歟比如治疽因其輕重緩急之分各有治內治外之別而然歟景帝之削平吳楚宣帝之誅除禹山可謂能斷宜致其少康之

業而獻帝誅卓終不救亂何歟抑亦祚運之降替有
如血氣之盛衰景宣之時如人少壯獻帝之時比人
衰老而然歟晉討王敦桓溫而漸衰唐誅祿山朱泚
而益微似道竄死而宋祚不振忠賢伏誅而明運仍
替此所謂治之亦損元氣而大可惧者也大抵亂逆
之生必由國勢之潰決癰疽之發必乘元氣之衰削
治之苟失其道一有違於去邪扶真之方則死亡之
禍指日可待而歷代之事實為前轍之可監也惟我
國家重熙累洽文恬武嬉治主寬厚而弊反生於委
靡俗尚名義而患忽起於頃陷不幸布列權要之人

無非玉害家國之徒始以射利之心終肆背君之玉
此殆毒疽之發而固不可不治也惟我 聖上新承
天位夬揮乾斷凡所以鉤覈勦治者殆如大癰決裂
之勢如欲專事保合則猶恐餘毒之益肆如欲快意
割斷則亦慮元氣之隨陷此固醫家所謂難治而死
生存亡之一大機也何以則真元漸固而邪氣屏退
衆毒自消而血氣益完延壽命於無疆田大運於必
亡歟諸生博古通今必諳醫國之術願聞其說

諭蔚珍縣鄉校儒生文

行縣令為布告校中事當職在官只二十四日而畧

知民俗縣去京幾千里人文質質俗好利專事漁鹽
往往有稍尚文詞以習功令之業而亦不見有超異
者宜乎以海上僻邑見陋於世也岷山草菜之俗自
楊雄漸闢閩中蠻越之地由晦翁始著地固由人而
顯非地能顯人也諸君子可不勉哉當職忝四縣長
雖不能布施　朝廷之化欲與諸君子修明學校之
制以課講讀至如鄉飲酒鄉射之禮亦欲行之一舉
揖讓之盛儀以倫海上美事而今將授紱而歸不可
得矣徒費廩祿有愧素心茲以俸錢三十緡奉助齋
中可以息利取用以需月朔會講之費而學不可無

師竊聞尹君思進窮經篤學可資講論諸君子有意
從遊庶幾興起鄉風也

布諭應舉諸生文 湖西掌試時

京試官為布告事國家設科之制至嚴重也況今化
理方隆法度維新其所以申嚴明飭於試士之典者
為芽一事也諸儒生其尚不知而猶有舊日因循之
弊則 朝家命令無以宣布而亦恐諸儒生不自免
於慢命之科也當職不佞猥以侍臣奉 命主試茲
以條列布告此非當職之所敢自專也既告而猶有
犯禁者是無 朝廷也不可以儒生待之厥有典章

當職不敢不遵下一條禁令外試券事亦為布告

一無名紙一人亂入現發則亂入者及率入者直為充軍

一應舉儒生各持名紙次第徐步以入毋得紛拏

一簟席爭奪有損禮圍試士之體自試所為先鋪置簟席

一不兩不許入兩具

一書冊嚴禁而搜不及身以存待士之禮

一生員進士或有入場代述者方令廉探若發現則嚴刑後宣為充軍

一呈券時毋得雜踏一一親呈即出門毋得還入

接中

一試券不關筆畫之優劣只成字樣不害為優等亦不論早晚呈盡意製呈

一延未擯攻之法不嚴甚非法意今番出榜後一一考籍拔去而相避公文試官相避外勿為聽施

策問

問三經四書士之不可不讀者也漢儒如焦延壽之說易鄭玄之治詩亦可謂專門之學而專治尚書者亦何人歟趙普之半部論語元城之喜讀鄒書亦可

謂專心之學而至於庸學先儒之篇加工夫者亦果
究人歟采儒以前未聞以四書為學而漢儒之學或
在於三經之外亦有專治春秋禮記者何歟讀書之
法自有次第而先儒之論必以曾傳為上者其意何
在而繼曾傳而亦可詳言其次第歟大抵易之憂患
後世詩之感發性情書之治謨政法曾論之傳文約
禮鄰書之遏慾存理中庸之誠明大學之格致即士
之所可以體之心身發之事業者也惟我 聖朝治
主右文化先作士科制之以明經為重者厥惟久矣
正宜人才蔚興名儒輩出庶幾彬彬為王國藩蔽之

需而夫何延世以來明經之士徒尚口讀專昧心學泥拘於章句註疏之間弁髦於體認踐履之工及夫出身立朝反有不如治聲律作詩賦而應舉者比其故何歟何以則士有明經之實國有得人之美可以振士風而責治敢諸生必有諳究於中者願聞其說

冠介子魯巖戒辭

冠之為禮敢重於人三加有衛粵自先民肆余冠爾窮不備儀以父命予何待賓為爾其肅敬靜聽余誥忠由中心孝為永考始自灑掃逐及治平由今以往皆爾當行爾名魯巖字以叔岱責以成人汝其銘佩

生日修道菴供佛疏

上之十二年維歲戊申某謫居興陽縣就於雲嵐山修道菴以今二月二十二日乙卯虔具香果茶飯一心奉請釋迦牟尼佛左右兩大菩薩十六大阿羅漢惟願慈悲降臨受此供食謹使沙門善恩讀陳疏文伏以燈傳一火性無不同月印千江感有必應茲輪囲幅員垂光明伏念某以樗櫟之散姿效蠢魚之末藝少失怙恃常苦痛於餘生屢值艱屯偉策名於聖世十載經幄未格　君心三疏天門久被群忌移孝誠切惟上天之可臨救世心長奈淫朋之難破居然

海符之遠黜仍作澤蘭之悲吟金華舊榮自笑春婆
之夢玉宇高處不堪美人之思放逐流離感餘年之
無幾是非禍福嗟世事之難期暫投清淨之道場適
值降生之晬日多端追悔年已至於知非歷溯平生
罪或寡於作惡遂發歸依之大願庶蒙佛天之冥庥
伏願示大神通拔諸愁苦如可得以報國少酬危忠
亦早許其歸田俾安餘景徵願得遂若蒙航濟之慈
他生為期庶畜塵剎之報兼人金聖龍朴繼孫朴盛
根等嘗助北塞從軍之役遠隨燕京奉使之行雖貴
賤之有殊誓苦樂之與共相守千里顧情願之愍憐

遍覆十方冀拔救之平等

海南大屯寺供佛疏

萬法皆歸大本無處不圓千佛只在此心有叩必應要伸至懇冀垂明證伏念某見忤黨人決退　聖世棲遲群紛為恩命之輕酬偃息田廬幸危機之稍避忽被收簪之罷勉赴含綸之行往役非官膺海國之持節權領有命仍塞營之綰符惟職名虛縻而尚存故使事已竣而久滯犬馬誠切那堪軒陛之思魚鴈信稀徒勞鄉園之夢肆陳情於嚴威之下又發願於慈悲之前如疾痛之必呼倘垂天鑑幸風濤之無阻

可濟慈航惟冀魔障之永除幸得情願之獲遂歸覲
宸陛粗伸耿結之衷退伏田園永保優閒之樂諒
微願之不侈宜法證之有庥來時八山有佛前之默
禱伻使越海達心內之微誠伏願示大神通拔諸愁
苦千手援拂倘蒙蔭庇之恩一心歸依庶圖塵刹之
報

大苑寺供佛疏

一心信法願切歸依萬死得生知有援救圓光所被
危命復安伏念某始奉使於窮溟仍滯事於荒徼炎
瘴疾病辛苦半年家國違離憂愁萬狀特許玉門之

生八獲荷縈泥之　恩音長風送帆始得一瞬千里
亂石摧檣忽復九死十生翻然死地之經過蓋覺真
心之悟解人生榮辱知無異於泡漚世路險巇奈有
甚於懣瀕從此投老之計實為安身之方閱歷危途
自多感於心內行過蘭若默有禱於佛前伏願應如
敲桴濟以航筏所願不乏只冀家室之粗安餘景無
多俾得田園之自適指他生而欲報敢忘佛恩指此
身而為盟期證法果

師道論

師不可並尊於君父也先儒言三代以前師道在上

蓋謂教人之道在上而非以君謂師也太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治教萬民而武王之臣與民未嘗以武王謂師舜命契敷五教而舜之臣與民未嘗以舜謂師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此謂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而非謂周公為臣與子以事文王而以文王謂師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師儒是為契奠教人之職而亦未聞以君為師也周衰司徒失職禮壞樂崩仲尼聖人無位而過化存神遂有丁哲之升堂八室七十子之身通六藝仲尼曰老聃博古知今吾師也又曰三人行

必有師子貢曰聖人無常師孟子曰先覺覺後覺而已師不可並尊於君父而師者道所存也師不尊則道不尊世之尊師者少而道易亡記曰師無當於五服而不得師則五服不親三代先王之教廢而師不可不尊故乘共子所以有事一之訓而其論犯隱亦見其不可並尊於君父也師於五倫當屬朋友故曰師友君有友臣而臣不敢曰友君者名分有定也帝王固有師書曰能自得師者王君以臣為師如君以臣為友而臣之不敢以君謂師如臣之不敢以君謂友名分有定也今人有以吾　君聖德也之孔子自

以為周旋於淵琴點瑟之間私相比論亦僭且慢矣
又有以所奏之有違　上教自引而告於君至比冉
求之得罪聖門而鳴鼓凡　上之一言一教自以為
不敢少違自比於七十子之服孔子又從而號於世
曰吾乃尊君噫嘻何其言之悖慢而蔑犯名分之至
此也夫臣之於君非堯舜不陳亦嘗曰吾君有堯舜
之德而不敢面稱其君以曰堯曰舜今乃稱其君以
孔子又自比於孔門諸子謂君為師謂臣為弟子則
君不君臣不臣也父有教子如師傳以家學而子不
得謂父以師子而以父謂師無父也君有師道而臣

不敢以君謂師臣而以君謂師無君也先儒師道之說武王誓辭乘共子之言至後世名言錯誤差毫謬千君而可以謂師臣而可以謂父子則師亦可以謂君父子而亦可以謂臣流弊為亂賊所盜竊尊師道乃所以明父子君臣之倫而恐有以其道害其道遂為之論以告人之為子為臣者

雜識

朝鮮非外夷

大地山川自有華夷之分如西域之葱嶺日本琉球之間大海女真靺鞨之阻沙漠皆有不可易之大

限而獨朝鮮雖稱海外自幽冀而東未過千里隔一衣帶鴨綠而已大塊之生固未有大分界於中華不過如吳粵之初為荊蠻而隔以淮淅也中州文明之會極於堯時而檀君之立符於平陽甲辰周公之制禮樂復屬一治之期而箕子八條之教又並一世孔聖不得行道於天下而欲居九夷太史公亦云東夷之俗仁而好禮此固朝鮮之不可與外夷比也中國自秦至唐分裂無儒者至宋始有真儒戒東自高麗文物稍備至國朝儒賢輩出考其時稍後於宋而亦豈流行之運差有間於先後而然耶後世真儒之起

中原必有知斯之非外夷者

國朝有三大儒

儒者非勑躬讀書自守林下之謂也亦將需一世而立人之道故雖不幸不遇不為世用而亦自有表表著見庶後世皆知其苟用於世可以立人之道也我朝靜庵趙文正公際遇 中廟慨然以君民為任設薦舉科招集賢良為都憲三日男女異路雖被竄小之忌嫉終有此門之禍而規模氣像若可以致至治於朝夕栗谷李文成公當 宣廟之世收集一代賢彦欲有所布施乍進乍退眷眷有不忍忘之至誠君

臣知遇晩益隆篤若將有一治之期而公已歿矣然
觀其經綸大策養兵十萬之計已占島夷陸梁之亂
欲改貢案之意已知後嗣驕侈之弊雖不得卒究其
用而制治之謨至今猶在簡策尤菴宋文正公蒙
孝宗不世之知遇密勿訏謨深贊北征之計將使區
區之偏邦伸大義於天下雖緣弓劒遽遺不得卒舉
大事而風聲義烈可以永垂於百代余嘗謂三先生
皆間世之大儒也如退溪李文純公之發明經旨沙
溪金文元公之淹博禮學皆蔚然為一代之宗師而
至於才具力量有未可知牛溪成先生之於栗谷同

春宋先生之於尤庵亦可謂志同而才未及矣天生此三大儒於東方而卒不得施其志亦何也

愉人必欲害正

世有疵毀三先生者以靜菴為不量時世作事無漸終致宵小之禍殆異明哲之義以栗谷為才冤輕銳急於事功終有朋比之跡以尤庵為揣度時世貪饕權位必知其北征之不可為而外為大言迎上意而固君寵噫嘻其亦甚矣　中廟之於靜菴言聽計行君子之心只欲至誠行道又豈有計較哉方其新進之過自激勵先生亦不能不慮而力不能止出葉之

譖只是橫逆而已其於先生何有栗谷之終始純誠只在君民必欲調劑東西之論者靡不用極及其終不可合不得不與善類而斥邪論則謂先生以朋比者不足卞也尤庵之一生誠意斷斷以復雪為心觀其君臣之際一心相感其所以綢繆謀畫至有十年聚訓閉關絕約之意不計存亡必欲伸大義於天下者可以貫金石質鬼神而彼反以為虛僞者亦何意也愉人之必欲害心若是其甚而三先生之純心大義終亦揭日月而不惑彼何得終掩也

夢中贅尤翁

余疑右翁當 孝廟之世君臣相感固以一身任天下之大義及 孝廟昇遐遽至 肅廟之世可知其志事之終不可酬亦宜歛退林下而猶復出入朝著上下言論縱抱簫海之苦便主廟朝之議末年事業不過追上 太祖徽猷徒積時忤竟致士禍以先生之忠義終貽 嗣王殺舊臣之名豈不惜哉至於二尹之回邪亦宜一斥而止自有後世之定議而加以詬罵斷斷不已若將較下其是非只益彼輩之怒徒增世道之害余於此數事嘗慨然欲一質於先生而不可得也丁丑秋九月十二日夜夢老人扶杖立松

下龐眉皓鬚神清貌古余心知其為先生而趨拜遂
以所嘗疑於心中者質之先生愀然曰吾以追先帝
報陛下之意不忍便去而春秋尊王之義只寓之
太室數字歸其亦慊矣性又嫉惡平生言論過於奮
激而欠於忠厚後世之論固以余為非也雖然後之
知余者其亦觀於 孝廟之世夫余曰先生忠義斷
可以建天地及其餘事又孰敢有深疑也既覺而思
之頗余愚陋不足以感先生之精靈心嘗有疑夢因
思想而先生之言亦余所嘗反復於心中者也
儒者之樊

國家崇奬儒術超邁前代至　孝廟禮遇二宋赫赫曠絶於千古顯肅兩廟亦皆尊儒旌招之禮不絶於山林之下故世之欲釣求虛譽坐致高位者皆外自修飾假借儒名而實地心術無足可觀如許眉叟之自尚以高古而用意偏險朴玄石之自任以調護而處心何曲者猶有可取而尹拯之欲掩父過而反證失節終背師門而欲避世禍者寃其用心回互邪慝滔滔之害終至於亂人家國也近世如李諮議東與韓南塘元震雖論理氣終自知其理屈而欲遂其非文飾言語以眩晦一世寒泉李公黎湖朴公方以

地閥文華相高以韓公徽素而輕海之互相詆斥而義理不明是非益紛儒者之獘至此而極矣余謂尤翁之後世無真儒遂庵權文純公仁孚盛德蔚然為師門嫡傳而比之帝王家如守成賢主獨南塘韓公頗有英邁絶特之姿觀其辨析義理浩然江河昨論出處之義經綸之說有非曲謹拳跼徒自區區於繩墨者也非余妄論後必有辨之者

偎儡自稱先聖

儒者當責以聖人之事學可以贊天人才可以濟君民而雖其時勢之不可為亦當盡吾之分冀補其萬

一縱有不合亦不可悻悻積其誠意終可以感動上心當如栗谷之於　穆陵也徐花潭當　中廟之世不應賢良科深識明見固已知己卯士禍之必作不欲出世終保明哲之義然此可謂林下之逸士而不可謂盡儒者之責矣延世儒者以不出為高世亦高其不出世固不能容儒者出必有禍而所謂儒者亦無可以出而為用於世其中之善自粧飾者不過謹於拜跪習於談論而咒識才猷有不堪為管庫故儒者之名便為無用人逋逃之藪彼幽逸之士才足以濟世而有不肯為世用清風高標足以起百世之懦

而猶未可謂盡儒者之事況無其可用之實冒逸士之跡而假儒者之名坐屈旋招之禮馴致高位如優人戲場假偎儡之相自稱先聖天下之絕可笑者也

海東無文章

有道之言自成典則上古聖人之書尚矣後世濂翁之易通張子之西銘亦皆粹然無一語罅漏此所謂文章如歐蘇之只治文詞者亦自有神會心融發言為文皆有形容不得之妙故讀其文必有一段神彩隱隱暎徹於篇中非直苟然字句而已此所謂文章而得之至神之氣也大凡文章要其易言者論之亦

惟其語意之無鄙瑣字句之無衍複而我東之文鮮知此義若所謂神彩尤不可論如羅代之崔孤雲高標逸韻類非塵埃中人宜其文必有超絶而不過綺靡之體至麗朝金富軾革威稱以文章而所傳篇章無甚奇異至牧隱宏博渾厚可謂大家而若責以無鐫漏神彩暎徹亦無可以當之哉　朝國初鉅公權陽村卞春亭徐四佳鄭湖陰之類皆赫赫有盛名而觀其集瑣瑣無一篇可讀其後蘇齋簡易諸公稍自奮發而要之亦不過牧隱延來詞苑諸公又未有及之者余嘗謂海東文人有可謂善屬文者而無可謂

文章蓋由其語多鋪漫文無神彩故也

國朝前後文體之異

所謂文章只觀其意與法而已國初諸公為文只以寫意為主不復循以法度故其文淋漓優長而類皆俚俗淺陋　宣廟以後蘊齋簡易始皆斬然自持以法欲去俚俗淺陋之弊往往簡重可讀而過於矜持或句而不通或澀而多滯無悠然自得之意前後文體皆失於意與法過不及之間也獨月沙象村二公蓋欲析衷於其間而力量氣格又不如稣簡　仁廟時張谿谷李澤堂皆駸駸追武於二公之後谿谷浩

奎章閣藏書

汗猶持法頗有可取而澤堂拘束纏縛未有穌簡之氣力而局濫殆甚　肅廟時農巖三淵兄弟及朴西溪世堂南藥泉九萬皆以文章鳴農巖簡潔雅飭而少天機三淵奇放馳騖而無典則西溪之縱恣而頗失收斂藥泉之巧密而終欠活動此數子皆欲折衷於前後之弊而不能得其要余嘗以為月沙之流麗色態簡易之簡重體裁合為一文始可以得中若以農巖之雅飭兼三淵之馳騖亦不能無欠要之後人論國朝文章必取　宣廟以後而不取國初苟非聖人之言自成典則無法而不可為文也

儒者之文

為文固不可無法而儒者之文縱不得如聖人之出言成章亦不欲費心於雕琢故朱夫子之文浩浩欲止其所止而亦自蔚然為一家則此真儒者文也我國儒賢退溪文博雅蘊藉栗谷文明白剴切尤菴文浩汗疏快退栗固無作家氣味獨尤菴若有以繩尺參用而要之皆為儒者之文不失紫陽文旨也惟許眉叟自居以三代大儒而為文必以先秦為期觀其所作直欲與典誥相比為詩往往亦效雅頌一句一語力模古人而無一為自家言謹於法度殆非作者

孝田堂藏書

之所及其亦用心之太苦矣余謂仲尼聖人也而所著十翼之辭異於彖象春秋之書異於典謨惟其為仲尼之文而已若以眉叟之文謂可為三代大儒則是仲尼不得為聖人而與文王周公異道也然延世儒者又自以為不尚文辭而凡作文字殆如看吏牘訟狀全無體段此可見其學術之無識是亦可悶也已

延世文弊

為文有二弊只主乎意其弊流只循乎法其弊泥二者固難得中流則千言萬語無非衍辭泥則度字斤

句都是死法苟非英邁才識無以折衷於其間也國
初文體專以意為主固已失之而近世作者專欲循
法凡為文如作朱儒傳便慕文法載書身長八尺餘
不知文固好而亦非朱儒實狀所謂循法且不如國
初諸公之以意為主也野人之言雖甚鄙俚猶能飢
云欲食而乞兒之遽欲效朱門富貴語者腹已饜而
口猶呼茶甚可笑也近見詞垣學士歸為文章者作
人碑誌書其考終多用曾子易簀語載書某日易簀
余思語云里人見士大夫祭祀禮畢告利成心欣然
慕之而士大夫適姓李以利成與李姓同音心知其

呼告利成為李姓以渠姓朴而叅畢輒大聲呼朴姓
今世呼謂文章亦多叅畢呼朴姓之類而彼之改呼
朴姓猶能知變通也

神不可力致

寫意而不失於流循法而不至於泥意與法融會可
以為文然意愈工而法自成忽然不可名狀而得之
於意與法之間者曰神古人為文得其神者亦少不
過莊周司馬遷韓愈歐陽脩蘇軾數人而已余嘗謂
太玄之簡勒可學而寓言之恍惚不可學班固之謹
嚴可學而史記之跌宕不可學柳州之劖刻可學而

韓愈之渾浩不可學半山之典雅南豐之淳厚可學而六一之風采東坡之縱橫皆不可學也無他意與法可學而能而神不可力致也世所謂巫平居蕭然一弱女耳而方其掣鈴而拊鼓其言如歌如哭如笑如罵決江海而懸河漢言出於口不自知其為言巧辯之士欲效而且不可得此其能得乎神也我國文人無得其所謂神者此余所謂無文章也

孝田堂藏書

息坡散稿卷之四終